

#9
444224

INDIAN
CONJURING



印度
魔術



上海自然魔術社出版

印度魔術

INDIAN CONJURING

上海自然魔術社



印度老魔術家 莎·麥霍曼達

印度魔術

〔目次〕	〔頁數〕
第一章 比較.....	1
第二章 酒盃和球.....	14
第三章 竹竿.....	20
杖上的戒指.....	23
第四章 玻璃箱和球.....	28
浜豆小艇.....	30
第五章 米罌.....	34
顏色的沙.....	36

12&690

第六章	繩子的魔術	40
	卍字	44
	蛋袋	46
第七章	跳舞的鴨	48
	芒果樹	51
第八章	魔筐	60
第九章	印度的大繩技	69
第十章	蛇和鱷魚	79
第十一章	神話及其他	86

印度魔術

第一章 比較

自從世界創始以來，魔術和巫術好像已經對人類發生了一種偉大的關係，在恩陶女巫的故事裏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例證（恩陶“Endor”係地名，是貝萊斯“Palestine”境內的一個古城。現在祇有吉倍兒。台赫“Jabel Dahi”土坡上的一個衰落的村莊還沿用着牠的名字，附近山谷很多——譯者）。這種趨勢的至今沒有

改變，是可以從不論是東方的或者是西洋的戲法家，幻術家，和所謂魔術家者的普遍通俗和他們的仍舊會很容易地和確定地吸引住一般觀眾的各點上顯然見得出



來。這本小冊子的編著是爲著希望牠能夠給與那些數千萬僑居在印度的人們和另外數千萬時常來遊覽牠的珊瑚岸，時常嘖嘖稱異地議論着印度的魔術家怎樣搬演他們的好把戲的人們一點興趣。這本書也是爲着要維持西洋魔術家的信譽和形出他們的東方的道友所佔有的虛偽的聲勢而寫的。

在沒有敘述那些家喻戶曉的嘉度華拉（印度人稱變把戲的爲嘉度華拉“Jadoo-wallah”——譯者）所表演的許多著名的把戲和沒有解釋這些把戲怎樣變法的以前，我們且把一搬印度的魔術家和他們的神秘之友——歐洲的，美國的，中國的——來比較一下。

我們暫且來運用一下我們的心眼來想像出一隻戲臺和一個歐洲的或者美國的魔術家。幾隻細長腳的小桌子（上面放着一個透明而又華麗的鋼架或者類似的東西）映進我們的視線。魔術家高捲起袖子，穿着緊身的衣裳；在他的表演終場的時候，他已經用幾面大旗，一球花兒，或許還有一個美女，把一隻戲臺佔滿了。這一切都可以說是從一頂大禮帽裏變出來的。他用合

人解頤的漫話來陪伴着他的表演，他把變出來的各種東西的顏色使他的表演的興味烘托得更加濃厚起來。

他可以說是一個純正而又純粹的幻術家，不是完全借重手法的。關於這一點，把他去和印度的嘉度華拉來比較是不公平的，因為後者是沒有資本去置辦歐洲魔術家所表演的新式魔術時候所需用的複雜而華麗的機關的。

是否原因是在於他的曾經受過優勝的教育，歐洲魔術家的技能是進步的，他的創造的天才也是在跟着時間向前推進着。他給與觀衆們的印象是由於研究而得來的，他表演時候所用的各種用具也是包羅萬有的在加增。一棵四周遍燃着蠟燭火的聖誕樹的遁形就是他的技術造詣的良好例證。他是耽於他的職業的，努力地以技巧去制勝他人，或者發明一種他的盛名可以由此而授給或者遺傳給他的子孫的獨享的魔術。這或許是那些藝冠儕輩的魔術家在會場裏或者私人宴會的表演裏所得到的優厚的酬金的結果吧。不過這種酬金是公開給任何國籍的魔術家的，而且，我還很相信，歐

洲魔術家的所以耿耿於他的所愛好的職業的原因大部份是基於他的超越的思想，至於教育和優厚的酬金的問題則還是在其次呢。印度的郡王們都是很喜歡窺察一個伶俐的魔術家的表演的，而且肯出重大的酬金，可是沒有一個印度魔術家會得前去應召。歐美魔術家對於他的觀衆的獻技是無時不想竭盡所長，並且以弄盡玄虛爲得意的。丹維·禱芬脫，他是現存的最大模範魔術家之一，最近曾經在海濱雜誌裏發表過一篇關於他的想像中的他很望把牠們做成功的幾套魔術的文章。‘隨便地’會見已故的查禮·勃脫倫就是一種研究。如果你曾經看見他和小孩子一般地在玩一副紙牌，一直到他在無意之中發見乃一種新的手法，滿面堆上了高興的形容，這正就是他對於他的特嗜的事業有濃厚的興味的明證了。

誰會想像到印度的魔術家曾經夢想過一套新的把戲麼？「琪和卡那」（澄清的奶油和食物）就是他夢想中的主要的目的物。即使他真的拿起東西來玩了，這是他在熱戀地撫愛着他上次所賺到的「配沙」或者錢，不是

在增進他的技能，只因為這些「配沙」會得給他一頓飽餐，一杯佳釀，和一場深長而又懶散的酣睡而已。

中國人的獻技是把幾張桌子，上面披着繡有燦爛奪目的金龍而且下垂及地的桌圍的，很妥貼地佈置在臺上。在這些桌子的後面很容易隱匿着幾個得用的助手。他的衣服很寬大，兩隻袖子裏可以容納許多彈球和許多兔子。可是他變出來的戲法却是富麗堂皇的，都是些潔淨而又晶亮的東西，有時在終場的時候，這是我所看見過的，會變出十二隻都是燃着火的中國大燈籠來！

中國人是現在在表演的最漂亮的魔術中的許多套的發明者。其中最足使人賞心悅目的一套是變出幾碗在真水裏的金魚，這是一套中國人的創作。他已經從古時逐漸地進步而為時髦的魔術家了，而且他也是一個神奇的幻術家啊。有一次，因為要顯示給人家看在中國人的浩浩蕩蕩的衣服裏可以變出些甚麼來，我就穿起了他的國裝，變出了需要兩個人搬開的一大鉢水，還有一個十歲的男孩子和他的五歲的幼弟，這一切顯然是從一條圍巾裏變出來的，這條圍巾是始終不會移開過

四周沒有什麼機關門和別種傢伙的戲臺的中央的。這套戲法與其說牠是魔術的技巧，不如說牠是一套需要氣力的把戲，雖然你或者會很容易地想像牠是非常靈妙的。

中國人也是聰明的搬演家，長於變出花，燈籠，和其他類似的東西。他的手法很是不錯，不過較諸歐洲的魔術家則未免較遜一籌了。他有很多巧妙的方法或者「過門」而且會得善用牠們。有一套戲法是特別的迎合我之所好，而且也有—述的價值。他拿着一張稀薄的紗紙，把牠放在嘴裏咀嚼着，或者用任何方法來使牠潮濕，然後把牠搓成和果肉一般的一個小球兒。他就把球兒放在他的扇上，向空中擲了幾下，牠就會漸漸地變成一個蛋形。不過幾秒鐘的工夫，這小紙球兒已經變成了一隻大鴨蛋了。他於是把牠放入桌子上置着的一隻蛋盃裏給大衆觀看去了。這套小戲法是很靈妙，而且也是容易變的，在倫敦的任何魔術教授攤上可以售到五個克郎（英國幣名，值五先令——譯者）呢。

我希望我所說的中國人是有創造能力而且是聰明

的魔術家，這句話是合於情理的。有其他許多驚人的魔術是創始於中國和遠東（因為日本人即或不如中國人，也是很不錯的），不過我以為這套蛋的把戲確是中國魔術中的最象徵的一套。

當印度魔術家或者嘉度華拉到場表演的時候，他帶着一隻大足以容一個人的筐，這是讀者讀到後面會得知道的，一隻極大的破舊的袋，一條很幅的度帝（度帝“dhotie”是印度字的譯音，係一條繞在身上的長狹的布，穿過股間，塞入於背後的腰帶內者——譯者），說不定還有一兩隻蛇籃。他是一個箕人，或者叫做「蓋理勃·阿特米」，這是從他的外表上一望而知的。他把一場哀哭為開場，想由此而可以得到觀眾們的同情。假使他他不哭，那末他也要矯作出一種令人不可嚮邇的傲然的神氣。以手法而論，他是遠在一般英國魔術家的水平線以下。他不斷地鑽入他的袋裏，誇大狂地掏出一根牛骨頭或者一個粗糙的玩偶式般的腐朽的偶具來，這可把他的藝術敗壞了。他祇要穿起了清潔的衣服來變出他的小把戲，那末他的表演的成績便可以增進一半了，

雖然這對於初到印度的人們或許是感不到多大的興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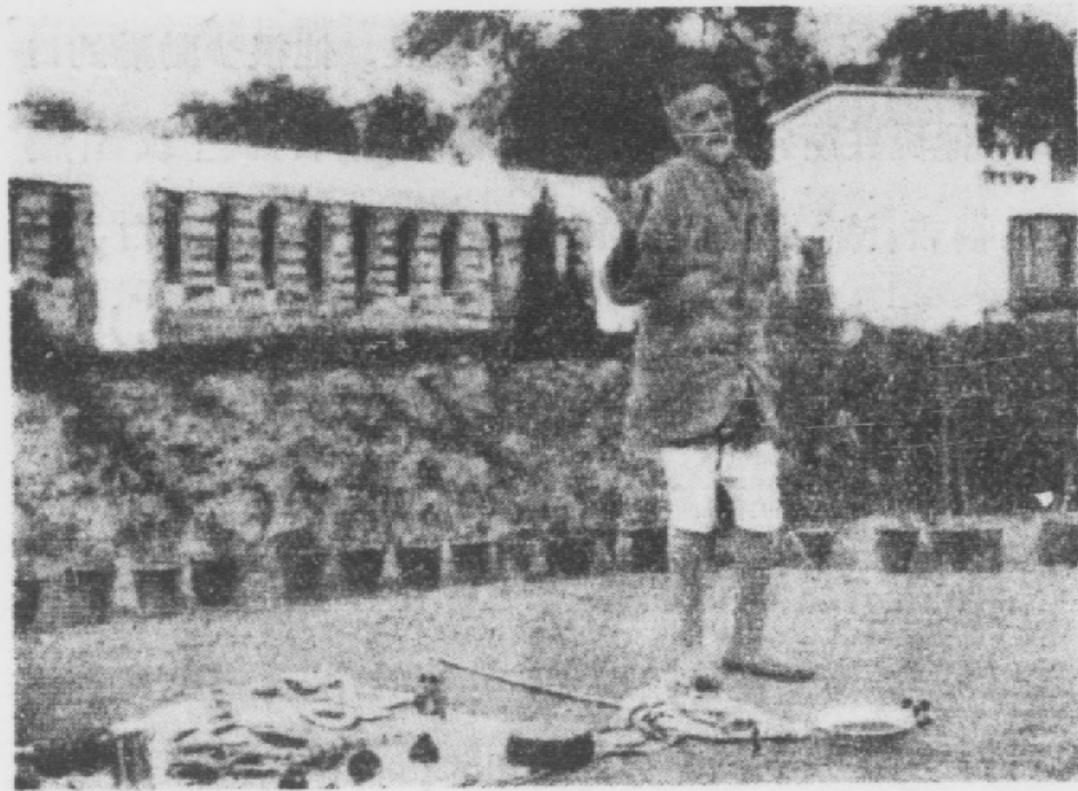
我很不敢恭維說印度的魔術家是藝術家，不論是就手法，過門，或者幻術家的立場而言。他的戲法的陳舊的程度正和我的幾張不能兌現的支票一樣，而且，從不可稽攷的年代一直到現在，用的都是些拘泥不化的單調的行話和所謂樂器也者的「邊」的惹人厭惡的嗡嗡聲。在這裏，我可以說一句，這種刺耳難受的音樂是用來掩飾表演者的手的動作，正似歐洲魔術家的用他的魔杖一樣——這是完全不投我之所好，雖然有時候倒也是很有些用處的。

印度魔術家所用的用具是很古很古的，而且製法又是千篇一律。今天的嘉度華拉和五十年，六十年，一百年以前的嘉度華拉還是一樣。佔本書第一幅插畫裏的那位老人家告訴我說：他現在所表演的戲法，還是他的曾祖父在萊霍地方的一個朋友那裏學來的，這已經是一百五十年以前的事了。雖然我的老友在演完每套把戲後唱着「嗒——啦——啦——蓬——他——唉」算

把他的戲法革新了，可是戲法的本身還是和在萊霍地方傳授的時候一樣沒有變化呢！

印度的魔術家從不會運用過純正的手法至若何程度，也從沒有把他的幻術加以改良。他很少動聽的口訣，他現在所常用的口訣是「蓓吉，蓓吉，澳」或者「蓓吉，蓓吉，渣。」「甜饅頭，兩個，三個，四個，五個，白，咬，攻打，紙鳶」(Bun, two, three, four, five, white, bite, fight, kite)。在偶然聽到的人們還覺得有些趣味，不過就藝術家的觀點而論，則未免沒有意識了。

晚近有幾個印度魔術家已經在打算把印度的魔術來歐洲化。他們從倫敦購了些必要的用器，竭盡其生平之力地想把牠們來充分地利用着。每逢到這樣表演的時候，我們的印度嘉度華拉就時常要把他自己的身體裹入一件已經經過三四個主人穿敝了的很緊很窄的晚禮服裏去，他是要給人家看，我想，他是多麼的歐洲化。可是觀眾們對於他那件禮服的隨時有撻裂的可能和他們的不得不為着矜持莊重的緣故而退出戲院，則較諸對於欣賞他所努力效顰的把戲更加關切哩。



莎·麥霍曼達在演完每套把戲後唱着“嗒——噉——噉——
蓬——地——唉”

他的口訣是刺耳難聞的，而且，因為要掩飾他的手法的拙劣，他把他的手和臂彎成一種奇怪的曲線形，把身體俯得很倒，幾乎使人家看不出他在做什麼來。一直到现在，我還沒有看見過一個印度人曾經表演過一套可以在斯臘墟敦海岸的沙灘上，就是我的祖宅的地基，容受得過的英國魔術。我寫到這裏，忽然憶起這些印度人中的一個人——是一個極不稱職的人，他是幾個郡王的朝庭魔術師，每個月的收入，竟然有一千二百羅比或者八十金鎊的驚人的數目哩。

我所看見的最長於手法的唯一的土人魔術家（不過他們是阿拉伯人和埃及人）却是在巴德賽的侵掠船隻的人，而他們的操縱那些不幸的小孩子們的手腕，就魔術的觀點而言，却又是他們的唯一無二的好本領。他們的「吉利，吉利，郎德立娘娘」比較印度的「舊吉，舊吉，噢。」更要時髦而進步哩。

我時常覺得這是不可理解的，印度的魔術家如何會得到他們的虛偽的名聲。我只能用這樣的理解來推想：觀眾們觀技的動機是起於那些命名東方魔術的同

意義的名字如「麥赫脫曼士姆，」和「嘉度，」和其他——雖然這或許是半意識的。這就使他們用着驚異的眼光去觀看那些簡單得沒有一個英國人敢在他的最小的兒子面前試演的把戲起來。

用公正的態度來穩定地說一句，就這裏所討論的三種門類的裏面——歐洲人，中國人，印度人——歐洲魔術家是最長於手法的。他確然是精於紙牌的搬演，這是東方的魔術家所難得接觸的。至於幻術方面，他更是沒有比擬的了，這是凡是曾經看見過麥斯吉林，科克，羅範脫諸氏和他們的許多從遊者所表演的神奇的魔術的本書讀者中的很多人所可以證明的。一個穿着禮服的女子的遁形，很清楚地在戲臺的中央逐漸地逐漸地縮小，小得直到她可以放進一個紙袋裏，這紙袋又被搓成一個球形之後丟掉了，這是一套東方人所從來不敢企圖爭長的幻術。這種幻術是可以在一年之中的不論那一個時候在倫敦，巴黎，甚至孟買的皇家戲院和其他的會場裏所可以看到的。

也許或會有很多人讀了我的貶抑印度的嘉度華拉

的文字而覺得不能同意吧。這是我也承認的，魔術也者是起原於東方的。譬如說，埃及人是有神奇的魔術，大抵是被寺院裏的僧人們用來濫施於他們的易欺的徒弟的身上來敲詐金錢和財帛的。這種幻術也不過是機關的作用，例如由於某一個字的聲音如「阿勃拉開特勃拉」門就會自開自閉等。這種法術是可以由我們的精巧的機械師仿製的，不過在這科學昌明的時代，不值得把牠視為一種有利的投資罷了。

這裏或許還可以補充一下，這些不利於印度人的比較算不得是公平的，因為他是沒有表演的戲臺，而歐洲人的表演却時常行之於在客廳裏用繩子圍住的一個圈子裏，或者在音樂廳裏的戲臺上。原因是由於歐洲人通常在空場上是召集不到觀眾的。不過，如果他召集得到戶外的觀眾，他還是和室內一樣的一個老於斯道的熟手。本書的讀者諸君中也許會有許多人很惋惜地和我同意的，尤其是那些曾經看見過我們的「三紙牌把戲」的朋友和在阿斯科忒地方的那位「針箍和豌豆」的好好先生。

第二章 酒杯和球

嘉度華拉坐下身來，把他的袋和籃子安置在適當的地方了之後，他照例就把下列的戲法循序而進地表演起來：

酒杯和球

竹竿

杖上的戒指

玻璃箱裏的球

芸豆小艇

米碗

顏色的沙

繩子的魔術

蛋袋

卅字

跳舞的鴨

芒菓樹

魔筍

因爲要替沒有自身眼見過這些把戲的人們謀利益，我打算把每套戲法來敘述一下，然後再把牠們的如何變法明瞭地解釋出來。

酒杯和球

表演者有三隻木盃，形狀有似覆轉着的粗酒盃，酒盃的底就用來做操縱這盃子的工具。他不給人家窺破，在這些盃子的下面掩進了幾個紙球或者布球，而用同樣的神祕的手腕把牠們抽取出來。他拿出了兩個同樣的球，把每一個放在兩隻盃子的各一隻的下面，他於是把「邊」或者所謂樂器也者的傢伙噲噲地奏將起來，一隻盃子底下的球就會神祕地飛到別一隻盃子的底下加入牠的同伴去了。這手法的種種化合和互換和伴着的一連串「到倫敦去」「到孟買去」的口訣，就完成了這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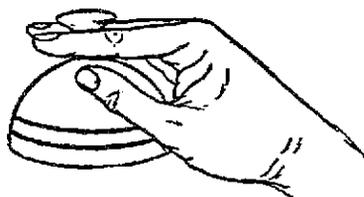
演。

依我看來，這套戲法是印度的魔術家表現出他的手法的靈活的唯一的一套，而且也是一般嘉度華拉所善於搬演的一套。這是起初需要一點兒小功夫的戲法，不過這是容易學習的，而且也可以做得上第一等戲臺上或者客廳裏的娛樂的。我們的倫敦最大模範表演家之一曾經搬演過這套戲法，他用的是三隻覆轉置着的晨餐盃，三塊糖，幾個胡桃，和幾隻登格林橘（係 tanger 地方特產的橘，形較常橘小而略扁——譯者），再加上些關於克斯勃，克蘭倫，和奧而壽農三個人的逸趣橫生的漫話（按克斯勃氏 “Cuthbert” 係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間參加歐戰的將士，其餘二氏的歷史則不可考，以意度之，或者也是歐戰裏的中堅份子吧——譯者），這三個人是用三塊糖來做代表，在倫敦西段的夜總會裏遭受着種種顛沛的命運。

解釋是簡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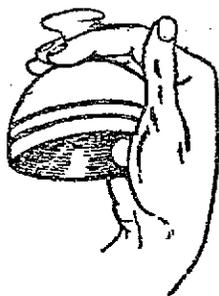
表演者所備的球是四個而並非三個。他把其中的一個隱藏在撮起盃子的那隻手的手掌裏。盃子的柄可

以夾住在伸出着的兩隻手指——食指和中指——的中間，球便被大指球的肌肉穩定地吸住了。把夾住盃底的食指和中指彎曲起來，盃口就會很接近地湊到隱藏着的球上去，然後施一個靈活而又快捷的動作，把盃子放到地上，同時把大拇指球的肌肉鬆弛起來，紙球自然而



然地會鑽入盃的下面去而過門也於是告終了。表演者於是拾起了三個露置在外面的球中的任何一個，假作放進他的袋裏或者另一隻手裏。跟着一陣嗡嗡的「邊」聲和「喂！快些！」的呼喊，球就會在盃子的下面出現，這盃子在一會兒之前顯然是空置着在地上的。

我也無需再詳述這套把戲的化合和互換，因為這是變化無窮的。無論誰只要精熟了上項的那套「球入酒盃」的戲法，他就會推陳出新地自己想出新的花樣來。



上面的圖解，我相信，可以消除讀了我的解釋之後或者還有多少遺留着的誤會。假使你還是不能明白，那末你不妨化幾個安納（安納“annas”係印度幣名，值羅比十六分之一——譯者）或者幾個辨士，遊碼頭的戲法家會得指授你手法，十分鐘的練習就可以使你得到滿意的成績了。

這或許是一個適宜的機會來替那些以為真正的大表演家一定要經過多量的練習的人們來解釋一下吧。我以為凡是專門家是完全不需什麼練習的。手法之於彼的好似用一根形成的杖擊一個形成的球的那麼天賦的，正如我們的生着眼睛去看競技一樣。畫這本書裏的

圖畫的藝術家是運用他的本能來畫任何東西的。窮年累月的練習決不會使我今天所畫的一個美女子的面貌和一隻水陸兩棲的母牛看來有所差別。我時常事前絕未經過任何演習，臨時表演起需要經過兩小時纔可以演完的各項表演來，不過在事前經過一些迅速的準備，以視各項用具之是否都在適當地位，需用時是否可以唾手而得而已。我不希望那些想學幾套好似酒盃和球以及我在下文再要敘述的把戲的人們以為不是生而為魔術家者則非經恆久的和單調的練習就不能使他嘗試幾套小魔術而覺得灰心。稍為留神一點兒和費一點兒小辛苦就會使他把酒盃和球演得「爛熟」而且會引導他再進一步而表演較深的事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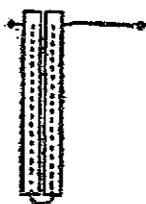
第三章 竹竿

這是一套嘉度華拉時常表演的第二套把戲——一套竹竿的把戲，純粹是印度的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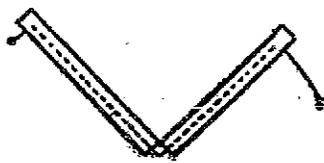
表演者的手裏握着兩根用一條線兒連貫着的小竹竿，線的兩頭都繫着一顆小珠。他把兩根竹竿兒併執着，把任何一顆小珠拉動起來，另外一顆小珠當然會收向牠的竹竿裏去。他於是拿出一把小刀，把牠剖入兩根併執着的竹竿的中間去，顯然是在切斷那連貫在中間的那條線兒。他又把一顆小珠拉動起來，說也奇怪，另外的一顆仍舊會向牠的竹竿裏收進去，和先前一樣。他於是把竹竿分開，照‘V’字形執着了，可是又不看見竹竿的中間有什麼線兒連着。事情還是同樣地發生。他把

一顆小珠兒拉動起來，另外一顆又會向牠的竹竿裏收縮進去。

這套小戲法在英國的任何玩具店裏都有得出售，當作兒童魔術箱裏的魔術之一。後面是說明其如何變法的圖解，我們由此便可以知道線是並不直接對穿過任何一根竹竿的，却是祇從一面穿過，然後再由牠的中



竹竿併執著直
到用刀子在她
們的中間剖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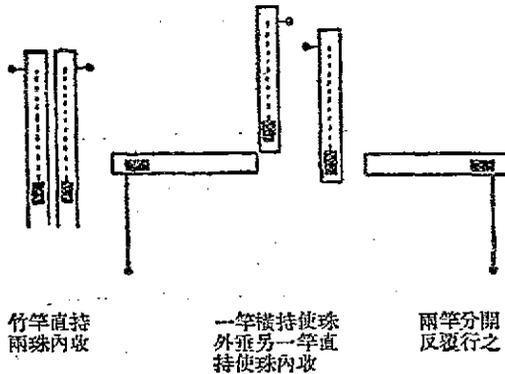
持作“V”字形

心通到底部，橫到另一根竹竿，由中心一直往上，再由一面穿出。所以雖然用刀子從兩根竹竿的中間剖過，却怎麼也不能損傷線兒的毫末。

印度魔術家所會表演的較諸兒童魔術箱裏所有的把戲還有更進一步的花樣哩。他在把竹竿持做‘V’字

形把線兒往來反覆地拉動了幾下之後，就把兩根竹竿完全分開，結果還是一樣。他拉動線的這一頭，線的另一頭又會向牠的竹竿裏收縮進去。這是由於用具的製造法和上述的不同的原因而使然罷了。

這裏的情形是這樣的：線是穿入竹竿的一面，而且繫着一個小錘子，可以在中空的竹竿裏上上下下地自由活動着。當竹竿被持直的時候，錘子就會向下面墜去，繫在線的外露一頭的那顆小珠也就會自動地向裏面收縮起來。如果表演者想把已經收進的線兒放到外面來，那末他一定要把竹竿傾作水平線式持着，錘子就



不會向下滑去了。上面的圖解是所以表明這套戲法在表演的時候應當把竹竿怎樣地執法。這是容易製造的，或者化了幾個安納也就可以在市場上購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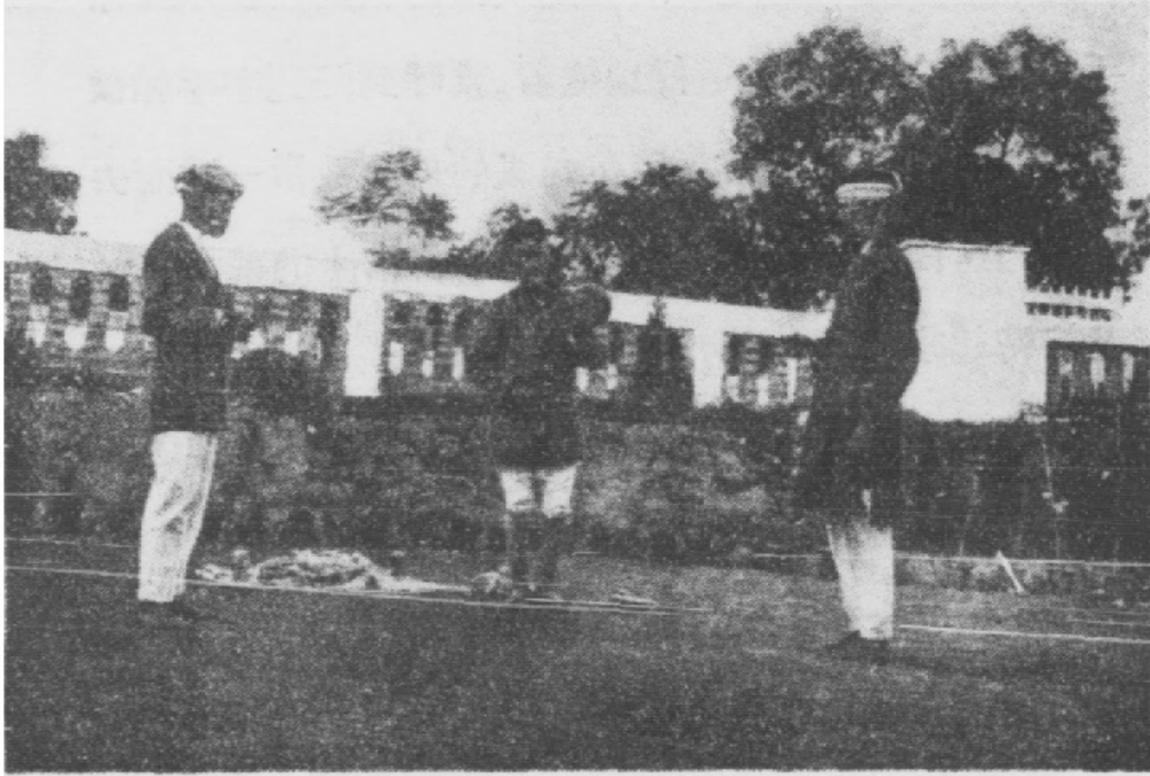
杖上的戒指

把竹竿放進筐裏，取出魔杖，來進行我們的再次一套的小玩意，就是一隻借來的戒指套入一根兩頭被執住的手杖的中間去。僑印的歐洲人差不多沒有一個沒有在印度看見過這套戲法的表演的，因為這是一套嘉度華拉的得意之作，而且也是他所能夠表演的小戲法之中的最爲靈妙的一套。這套戲法要費很長久的工夫，可是戲法的本身是很簡單的。

讀者諸君中如有未曾在印度或者在他們出口的旅途中——巴德賽——眼見過這套戲法的，那末容我來敘述一下。表演者向人家借用——或者就用他自己的——一根細手杖。他把這手杖遍授給觀衆們察看，證明牠是完全沒有機關的。他於是又借一隻結婚戒，也遍授給人家察看過了。他就從他的觀衆裏請了兩個人——甲和乙，叫他們各人用一隻手握住杖的一頭。他於是大

胆地宣布說，他可以不用甲和乙放去他們所握的杖的任何一頭而會把戒指套入杖的中間去。不過，因為不欲洩漏秘密，他祇得拿一方手帕蓋住了把牠變進去。他於是拿起了這借來的戒指，把牠包入一方手帕的中間，叫一個人拿在手裏，用手指去覺觸一下裏面包着的戒指。因為要給個個人都知道戒指真的是在裏面，他從甲和乙處拿了手杖，在戒指上輕輕地叩了幾下。他隨即叫甲和乙者握住手杖的兩頭，叫那執着手帕的丙把手帕覆在杖的中間。表演者執住手帕的角，吩咐丙聽到呼「三」就鬆手。「一！二！三！」手帕立時被扯下，只看見借來的那隻戒指在手杖的中間大旋其圈兒呢！

這套戲法是這樣變的：手杖是一根普通的，細得足可套進一隻結婚戒而有餘。其唯一需要準備的工具却是那方手帕。在手帕的一角，表演者預藏着一隻副品的結婚戒，縫在手帕角頭小袋兒似裏面。這隻戒指的是否和借來的那隻戒指完全相似是不成問題的，因為表演者會留心着不給借來的戒指的主人有一摸副品的機會，就是隔着手帕的摺襠也不給他觸及。當表演者把借



莎·麥霍曼達和兩個助手在表演「杖上的戒指」

來的戒指摺入手帕裏的時候，他摺進去的却是預先縫在裏面的那一隻，借來的那一隻已經被他隱藏在手裏去了。他問甲和乙取了手杖輕輕地叩那摺在手帕裏的戒指，其實是在把借來的那隻戒指滑入杖的中間去了。他雖然把杖授還給甲乙二人握着，可是他的手還是要按住在現在已經套進了的那隻戒指的上面，在未經用手帕蓋上之前，把牠這樣地掩着。當呼到「三」字手帕被扯去的時候，牠是帶着縫在角裏的那隻戒指一同而去的，而且，因為手帕擦過手杖，會使得借來的戒指在杖上旋轉起來，宛似剛到那兒的樣子呢。

因為要求簡單明白，我們應當按着各項動作的步驟表演起來。

- A 取一根手杖，遍授給觀眾們察看。
- B 令甲和乙各執杖的一頭。
- C 借一隻結婚戒。
- D 從衣袋裏取出手帕（縫在巾角裏的副品戒指以執在右手裏為佳。）
- E 假裝將借來的戒指包入手帕裏，其實所包進

的是巾角裏的戒指，同時把借來的戒指隱藏在右手裏。

- F 從甲和乙處取杖，用來輕叩摺在手帕裏的戒指，現在是由丙執着的。在這樣做着的時候，把借來的戒指滑進杖的中間去。
- G 把杖授還甲和乙，不過手仍舊握在杖上，掩住戒指。
- H 令丙把手帕覆在這隻手上，執住手杖中間的戒指，同時叫他聽到「三」字就放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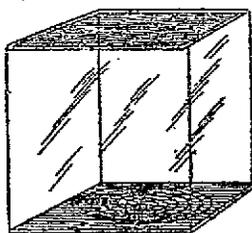
這是一套簡潔的小戲法，無論誰只消費點兒神練習一二回就可以表演了。

第四章 玻璃箱和球

接着表演給我們看的把戲通常是不外乎玻璃箱和布球。表演者拿出一隻製造得很爲陋劣四面都可以透視的玻璃箱來。他用一塊手巾覆在牠的上面，然後把牠放到地上。他把「邊」奏將起來，過了一會，仍復把箱子拿起。只聽見裏面很清脆的喀然一聲，嘉度華拉急忙扯開手巾，一個五色燦爛的布球已經盛滿在玻璃箱裏了。他揭開箱蓋，拿出球兒，不經意地示給觀衆們看過了一下之後，就把牠投進袋裏去了。他對於這套戲法的成功，却分外地誇張，因爲他對人家說這套戲法是從「畢萊耶忒」(英國)來的。其實這句話無非是誹謗，我們只要看到那隻箱子的構造就根本不能贊成了；這樣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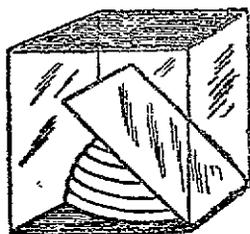
隻箱子顯然是出於一個最庸凡的藝不能成一器的「汀·貝耐」(錫匠)之手的。

箱子的構造如下圖。四面都是玻璃,頂和底是馬口



鐵做的。在沒有變把戲之前,預先用一個螺旋形彈簧心的布球(用三角形的各種顏色的布片縫綴而成的)把牠壓扁了夾住在箱底和一塊玻璃片的中間。球被玻璃片這樣壓着,玻璃片又被箱子後面的一隻針兒鉤住着。等到要變出球來的當兒,只要用手指在針上一按,玻璃片自然會應手脫去。因為球裏的彈簧躍起,玻璃片就被牠撐到箱的一邊,因為球把箱子塞滿,玻璃片可以不致向下傾倒了。

這套把戲可以說是一點沒有技巧而且是最為無聊



的一套，往往表演得拙劣不堪。可是那位神秘的朋友却對牠高興得甚麼似的，而且自以為是他的表演節目中的最精彩的一套哩。

浜豆小艇

我們次一套的把戲——因為牠是一隻玩具小艇用來當做在孟買所有的港口或者「浜豆」（浜豆“bander”是英印共有的名字，作港口解——譯者）小艇的雛形的，所以就把牠這樣地稱呼着——是一套完全憑着自然的原理來表演的戲法，而且祇要隨機應變地喊出應用的口訣來就可以了。這套戲法在孟買是很風行的，在別處就比較地少見了，雖然這是出乎情理的，為甚麼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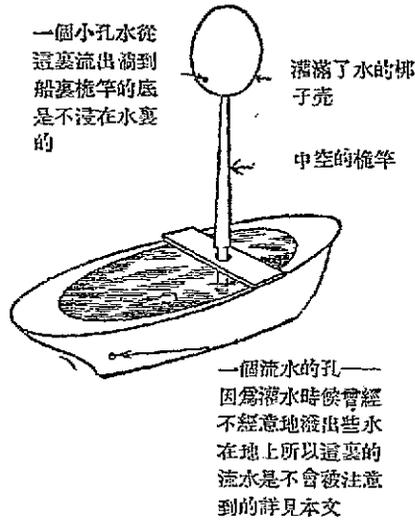
從無數年之前牠的發明以來不見通行於全印度呢。

把一塊已經雕成了小船模型的木頭放在地上，船上的唯一的位置上裝着一根高約十二英寸的桅竿，緊緊地插進在位置上開着的一個孔裏。桅竿的頂上裝着一個椰子壳，在牠的往上三分之一的地位開着一個小孔。在沒有把桅竿和椰子壳裝上之前，應當用水灌進船裏和椰子壳裏。桅竿的底——這是一直往下中空的——恰好接着船裏的水面。當灌水的時候，表演者不介意地——絕不介意地——潑出一些水在船的四周圍的地上。他於是奏起「邊」來。過了一會，他命令椰子壳裏的水從孔裏流出來。不叫牠停止牠是不肯停止的。他又把「邊」奏起來，再命令水從壳裏流出。牠又服從着命令流了，直到叫牠停住纔止。這樣的搬演下去，一直到壳裏的水流盡為止，戲法也就此告終了。

這不是奇怪的麼？玄妙的！超自然的！

現在容我來解釋吧。

椰子壳裏是灌滿着水的。牠祇有一條出路，就是那個小孔。這個孔是小得很的，所以空氣不能侵入去放出



水來。其空氣能夠侵入的唯一一條門路却是由於那根中空的桅竿，牠的底是浸在船中的水裏的。船底上也有一個小孔，船裏的水就是由這裏流向外面去的。這是使水漸漸地向下低去，一直到完全脫離桅竿的底，一股空氣就此一衝而上，鑽入壳裏，使壳裏一部分的水流出，直淌到船中的水裏。現在因為從壳裏流入船裏的水的股頭比較從船裏流出的水的股頭為大，所以船裏的水又

充溢起來，一直到桅竿的底又浸着水面，阻住空氣的通入壳裏，水就不能流出來了。

表演者把牠的樂器一直噲噲地奏下去，直到他看見船裏的水平線快要脫離桅竿的底，他於是發出一聲命令，叫水從壳裏流出來。他留心着，一直到船裏新加入的水又復快要碰着桅竿的底的時候，他就發出一個奇特而又慣用的命令「公共汽車，」這個名字，或然的，讀者諸君中的很多人在夕陽西沉之後要用到的吧。壳裏的水就此不向外面流了。

不是奇怪的麼？超自然的！

第五章 米罌

有一次，一個變把戲的變給我看一套驚人的小戲法，可是他的表演的方法却是拙劣得不堪的。

他向一個僕人借了一隻「洛塔」或者銅瓶，瓦罌。這種洛塔的頸上的圓徑大約祇及牠的最闊部分的圓徑的一半那麼闊，這是一定不易的事，如圖：



他於是借了一些生米，把牠倒入罌裏，裝得很結

實。同時他把罌不停地在地上顛磕着，使裏面的米擠緊得一些沒有空隙，終於祇看見最後的幾粒米也成了角錐形地堆積在頂上了。

他於是又借了一把大號的餐刀，把牠戳向罌中的米裏去。起初戳進得很少，後來愈戳愈深了，直到刀片完全沒在米裏，只露出一個刀柄在外面。他念了一會咒語，奏了一會嘉度音樂，就握住了刀柄，把罌和米慢慢地懸空提了起來，把牠往返地搖盪了幾下，終於把牠打着圈兒旋轉起來了。他執住的是刀柄，可是罌和裏面的米都會緊黏着刀片。他後來把牠漸漸地停止下來，終於把罌重新放在地上，拔出刀子來給我們察看。他把罌倒空，將米傾在攤開着的紙上。最精細的檢驗也發見不出有甚麼可以致使他提起那隻米碗的詭計的痕跡來。

一點兒小好處是打不動他吐露出這把戲的奧妙地方。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就決意完全依照我所看見的樣兒來玩牠一個試驗。

我拿了一隻同樣的罌，盛滿了米，用餐刀向着下面戳去。起初輕輕兒地，到後來一點兒一點兒加重起來。

這可使我驚異了，我在同一不移動的地位戳了三四下之後，覺得刀片底下的米好似變成堅硬了起來。等到我用力把刀子壓下去的時候，我更覺得把牠直拔出來是不行的了。我於是把米罌提了起來，可以不怕出岔子地在我的頭上打着圈兒旋轉起來，正似人家使用一根印度人的棍子一樣。假使要把刀子拔出，那是一定要把刀柄輕微地絞動着，那末刀子馬上可以出來了。不信可以試一下子。

顏色的沙

我們的魔友有時候要破壞上面已經說過的那些固定的表演的程序，而他的表演節目中附加進去的最普通的一套就是「顏色的沙」。

他在地上置着一隻水盂，又從許多小紙袋裏取出各種同等數量的顏色的粉來。假定「說綠色，紅色，白色，橙黃色，藍色，等等，」他把這一切都倒入那隻水盂裏，等到攪勻了之後，就呈出一種不鮮明藍色來。

最後，他從一隻盛着普通的沙的箱子裏掏出兩三

把沙來放入水盂裏，和裏面的顏色的粉透徹地調和起來。

他於是問觀眾們喜歡從水盂裏拿出些什麼顏色的沙來。他們也許說是要「綠色。」「乾的呢濕的呢？」魔術家接着又問。就假定說是「乾的」罷。他於是把手浸入水中，顯然是在握住一把混合的沙，撈了出來，撒成一片乾的綠沙，一些也沒有別種顏色參雜着！「現在你們想要什麼顏色了？」魔術家又問。我們姑且說是要濕的藍沙罷。他就把一隻空手伸向水裏去，撈出一把濕的藍沙來，因為他在攤開手心的時候，一個潮濕的藍色的沙球墮向地上去了。他會用同樣的情狀來操縱各種顏色的沙，乾的濕的一如所願。

究竟是甚麼奧妙呢？

各種顏色的沙的放入水裏倒是實在的情形，一些也沒有假借。戲法的關鍵却是在於普通的沙的投入水裏的時候。這些普通的沙是放在一隻箱子裏的，箱裏預先藏着製就的各種顏色的粉球或者沙球，顏色的種類和已經投入水裏的那些相同。球的製法是用少量的水

和入粉或者沙裏，然後把牠搓成一個球團，外塗脂肪，放在火裏焙乾。所以每個球可以在水裏耐到一分鐘之久而不虞碎成粉末或者爲水所侵害。這些球是放在普通沙的箱裏的，所以祇有表演者自己纔可以看得見。他把手伸進箱裏去撈出一把普通沙來的時候，其實一個粉球也隨之借出了。他把球插入水盂裏去讓牠浸着，同時記住牠的地位。他又撈了一把普通的沙，裏面混着另一個球，放入水裏。他用同樣的手腕把所有的顏色的球全數放入水裏，假裝出一種多加普通沙進去使戲法顯得更加艱難和出奇的神氣。他在把每個顏色的球放進水裏去的時候，很留心地牢記着牠的位置，因爲水已經被雜色的沙攪成一片不鮮明的深藍色，他和觀衆們再也看不出球的所在了。

現在觀衆叫他撈出某種顏色的沙來，表演者就認準了他所需要的球的位置把牠一撈而出。

假使要倒出濕的沙來，他祇需放開掌握，讓牠落到地上。假使要乾的，那末他祇要把球緊捏一下，焙過的壳因之碎開，其中的色沙也就此流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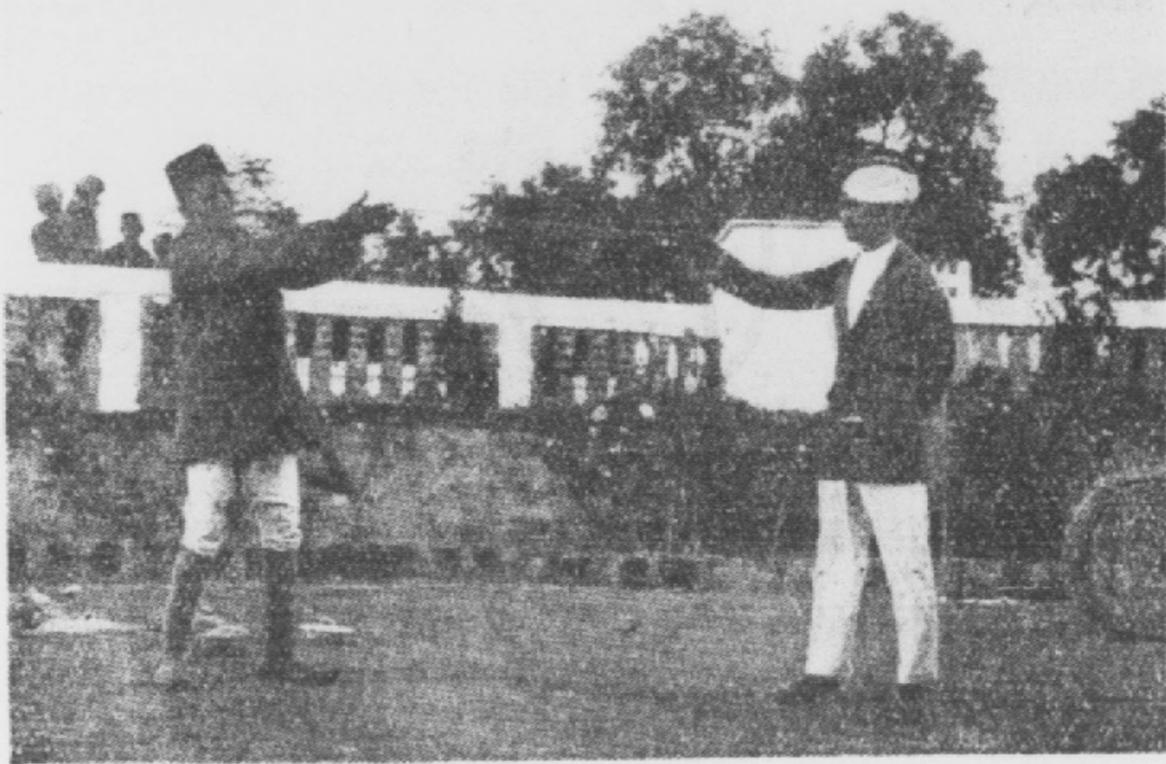
這套戲法的表演是並不艱難的。牠不單是靈妙，而且也是許多歐洲魔術家的表演節目中的一套，雖然他們的表演的方式是比較要神秘而且不需這們繁雜的準備的。

第六章 繩子的魔術

我所看見的印度人所表演的唯一的一套繩子的把戲就是「斷繩還原」，在英國是這樣稱呼的。

斷繩還原的意思是請觀眾裏面的一個人把一條麻線或者一根繩子剪為兩段，這是很顯明的，然後再用魔法把牠復合起來，不用打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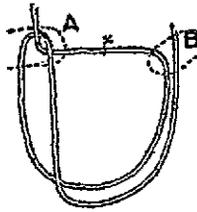
這套戲法的解釋已經散見於許多初步魔術的著作中了。「現代魔術」的著者——這本書是我認為是關於基本魔術的最佳之本——這樣地說「這套戲法已經是不堪陳舊的了，要不是我將講及的牠的搬演的方式的原則雖然太嫌陳腐，細目却是新穎，而且遠勝過一般人所知的方式，我們會沒有胆量再提起牠了。」



斷繩還原的初步

我在印度所看見的繩子的魔術祇有這一種

將繩子給觀眾詳細察看過了之後，莎·麥霍曼達就執住繩子的兩個頭，把牠們施了一個手法，當他伸出手來把繩子給人家割斷的時候，繩子已被鉤成了下面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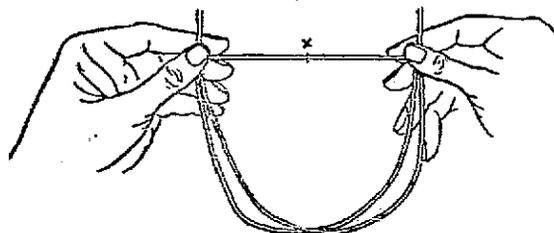
左手執住A，右手執住B。剪在X，所以繩子被剪後成為長短不均的兩段了，不過就中的一段實際上是繩子的全長度，另外一段是從A至X，至多不過六英寸左右罷了。當這個老滑頭把繩子收攏起來用過門還原的時候，他祇消把短的一段藏去，而拿長的一段出來給人家看，當作斷繩還原。

要指示如何訓練和詳細說明，如何把麻線或繩子構成一個相當的形式是太麻煩而且也是不容易說明白的。上面的圖解，我相信，足以解明這套戲法的秘訣。假

使會得把牠構成這樣的形式，那末變起來就可以輕快裕如「從心所欲」了。

莎·麥霍曼達把這套把戲表演得很爲出色，他用了兩個助手，一個執繩，一個下剪。

我記得第一回看見這套把戲的時候還是我在五歲生辰的那天我的喬治伯父演給我看的，正是悠遠悠遠年頭以前的事了。



繩子照上圖執住，叫觀衆在X處剪斷。

卍字

我記得有一次——這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被一套在孟加拉地方時常表演的把戲弄得大惑不解起

來。

魔術家從一個傭人那裏取到了一隻破「渣底，」或者破瓦盆，他揀了大約兩寸見方的一塊瓦片，叫一個觀客用一塊從甘賽媽(廚司)那裏借來的木炭在這上畫上一個卐字的記號，這個記號是大多數人所熟知的。



於是再叫這個觀客把瓦片放在地上，對卐字熟視了一陣之後，就用鞋跟把牠踏成粉碎。觀客依着說話做了。魔術家現在叫他細看他的手掌裏是否沒有卐字的記號。確實沒有。於是叫他把手掌按在已經粉碎了的瓦片上，手心向上，並且叫他一眼不睜地望着牠。過了幾秒鐘，魔術家又把他的手翻轉，變成手心下向，奏過了一會「邊，」施過了一些手法，念了一些咒語，於是叫觀客把手掌拿起來看，這可使他驚異了，一個顯明的卐字記號到了他的手掌上了！真是神乎其技！

這套戲法是極爲靈妙的，假使表演得好，那末中間注視粉碎的瓦片的一個間隔，注視潔淨的手掌的一個間隔，和幾句呪語等等，都可以把大多數的觀衆播弄得如墮五里霧中。然而戲法的本身是簡單的，秘訣是在這裏。

當表演者把卮字畫在瓦片上然後把牠放到地上去踐踏的時候，他把他的大拇指貼在畫上，所以他的大拇指球上便得到了一個卮字的反印。瓦片被踐成粉碎，手掌上向着覆在牠的上面。當魔術家把觀衆的手掌翻轉下向時，他把四隻手指搭在觀客的手背上，而以大拇指捏在他的掌心裏，把一個卮字的印痕過上去了。只要把大拇指在衣服上或者在地上一擦，瓦片和觀客的手掌的媒介物的一切痕跡便完全可以消滅了。表演時必須用木炭，因爲牠是鬆軟易寫，而且供給最良好的印痕的。‘H H’的鉛筆，譬如說，也未始不可用，不過印痕在掌上就不易顯出了。

我以爲這套小小的戲法可以算得是印度魔術家最神秘的一套。

蛋 袋

一套跟着斷繩還原所表演的小小的靈妙的把戲通常是雞蛋入囊。在袋口上施了一個手法，就把牠向外翻轉，在需要時，可以把牠踐踏或者用手在牠的週身拍過，以示袋兒的完全空着，蛋已經隱去無蹤了。再施一個手法，把袋兒翻正，袋口下向，蛋又復從袋裏出現了。

秘訣是在於那隻九寸長六寸闊用不透明材料做成的袋兒，牠的一面是夾層的。當蛋被放入內的時候，牠便落到袋的底裏。當表演者把手探入袋裏取出蛋來的時候，在這當兒，他把蛋滑入裏面製就的那隻囊裏去，讓牠留在裏面，於是伸出空手來，蛋兒隱去無蹤了。袋向外面翻轉，可是不會露出藏在內層的囊裏的蛋來。不過在踐踏或者拍袋兒的時候，當然要留心不要碰着裏面的蛋啊。



莎·彭霍曼達在表演蛋袋

第七章 跳舞的鴨

使在他的上一套的戲法是用水來表演的，嘉度華拉很聰明地再進行一套水的把戲，雖然英國的魔術家便要根據藝術家的觀點而把這種戲法相間着表演起來，他們的意思是魔術表演裏的翻點花樣正和進膳時的換些口味一樣的需要。這套戲法就是「跳舞的鴨。」

從袋裏取出半個椰子壳來。椰子壳是包在一塊布裏，解開時非常小心，理由讀後便可明瞭。椰子壳裏放着一隻木製的小鴨，椰子壳是放在地上，裏面裝滿着水，鴨子就浮起在水面了。表演者拿出一面鼓來，當他籊籊地把鼓敲將起來的時候，鴨子宛似在水面上跳起舞來了。過了一陣，表演者命牠鞠躬，或者，換句話說，

叫牠行一個東方式的「額手禮」，牠便依着說話直向水裏鑽去。等到表演者說了一聲「公共汽車」，牠又向水面浮起。這樣地一直表演下去。

這是一套很靈巧的小戲法，我們現在要知道牠的究竟。

椰子壳的底下有一個小孔。從這個孔裏穿過一根馬鬃，一頭繫着鴨子，一頭繫着一塊蜜蠟。馬鬃的長短大約爲二尺。這全副的工具都是包在一塊布裏，因爲不則馬鬃便要散開而折斷了。當安置這副工具在地上的時候，蜜蠟的用處是所以給表演者在馬鬃散開的時候也可以尋見牠的頭來。壳裏裝滿着水，不過要不經意地潑出一些在地上，那末從壳底上的小孔裏流出來的水不很會給人家注意到了。當表演者拾起鼓來的時候，他把蜜蠟一同拾起，把牠黏附在鼓上，佈置就此完畢了。把鼓移近身邊，鴨子就會向水裏沒去。鼓的頻頻地震動會使鴨子跳舞起來。

因爲一定要在地上表演的不方便，這套戲法是不宜於歐洲人來表演的。不過在有小距離的桌子上，這套



跳舞的鴨

這裏是用磁碗表演不是椰子壳

戲法也未嘗不可以表演，因為有了五尺的距離，馬鬃便很不容易被肉眼看出了，尤其是在後面有黑暗的背景的地方。這套戲法是容易製作的，化了幾個安納也就可以購到。如果加上一些有趣味的說話，簡直是一套餐後的靈妙的小玩意哩。

芒果樹

在我看來，由這套戲法所得到的虛偽的聲譽是真堪詫異的。從藝術的觀點而言，這套戲法可以說是印度魔術家所會表演的戲法中的最為拙劣的一套。從植物學的觀點上講，觀眾們的易被欺騙又是可怪的。我們不論到英國，法國，美國，其實，只要在印度境外的無論何處，每逢話頭轉到魔術，就會有人問到你芒果樹的那套把戲，和有誰親眼看見過牠的表演。我曾經聽見過關於這套把戲的有聲有色淋漓盡致的敘述，講的人不單是限於得諸道聽途說的人們，說也可怪，却是那些自命為曾經親眼看見過牠的表演的人們。某次，我在航行的舟中遇着一個從……而來的歐印雜種人，他的名字叫做

馬富生，是一個回教的教徒。他講給我聽下面他所看見的這套把戲如何表演的詳細情形，這當然是很久很久年頭以前的事了。我希望當時他還不過幾歲光景吧。

『一天：一個變把戲的闖入我們的園廬裏來，我的父親叫他出去，可是他執意不肯，他說有些很希奇的東西可以表演給我們看。我的父親終於答應看他的把戲。我們就在洋臺上坐下，這是用堅固的三和土築成的；嘉度華拉把他的「度帝」或者腰布解下，蹲踞在我們的面前。他取出一個芒果核，把牠塞入一些鬆碎的泥土裏，這些泥土是從我們自己的花園裏取來的。他奏了一會笛，在這當兒，芒果核會漸漸地萌出芽來，直到那棵小樹長到二寸那麼高。他於是灌上了一些水，對着牠奏了一會悅耳動聽的曲。在他這樣做着的時候，這棵小小的植物會逐漸地逐漸地長起來，直到牠長得足有二尺那麼高，而且生出許多樹葉來。他於是第二回灌上了一些水，再奏起他的笛，直到那棵樹長到四尺高，生出果實來。他於是停止奏樂，從樹上摘下一個芒果來，我的父親拿來喫了，覺得可口得很！』

這就是馬富生所講的故事。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套戲法的如此表演，也不知道誰曾經看見過。不過我在這裏要解釋一下。其實，解釋一共有四條，就是：

馬富生和孟高遜男爵是親戚。(孟高遜男爵“Baron Münchhausen”係德國著名作家萊斯潑氏“R. E. Raspe”所著的一部小說裏面的主人翁，他專以說大話虛構不可能的冒險豪舉的自傳為能事。本書作者借此以諷示馬富生的人格——譯者。)

馬富生是胭脂路易的表弟。

上面的那套戲法是在夜色已深，馬富生已經喝過了「一兩盃個中物」之後講給我聽的。

這回事是完全沒有的。我當然不要說馬富生是一個說謊者，因為這是有失體統的，而且他的身材比我大，或者他還有碰見我的一天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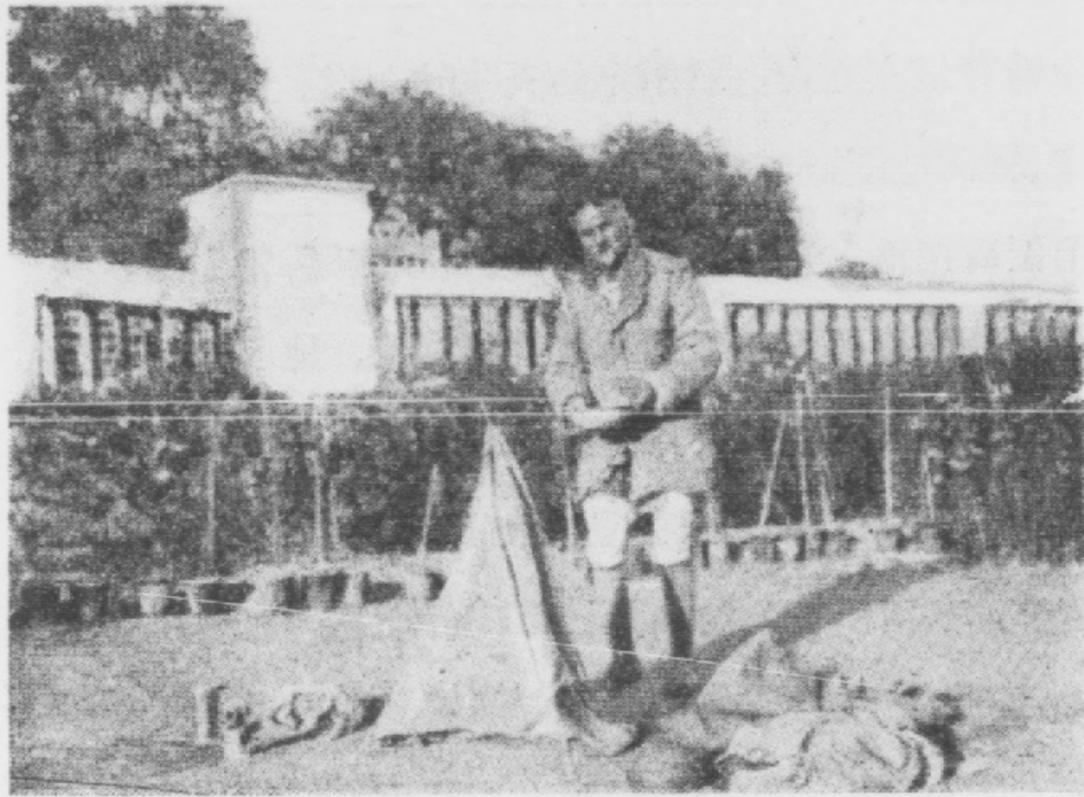
現在我且把我迭次所目睹的芒果樹的表演來敘述出來。

嘉度華拉坐在走廊的下面（不是在三和士的洋臺

上),堆上了一些泥土在他的面前。他把牠用水濕潤着,使牠發生出泥的固性來。他把一個芒果的核塞入這小小的泥墩裏,用一塊布把牠完全蓋沒。他奏過了一會「邊」把布移開,可是泥堆依舊沒有什麼變化。他拿起他的籃蓋,用布覆沒,置在泥堆上,在朝着他的方向的一面,用一根小竹竿架着。再奏起「邊」來,再把籃蓋和布移開來看,可是依然沒有結果。他重復把泥墩蓋好(我在下面的解釋中將把這裏的一點稱做‘A’)。等到施過了某種數量的手法之後,在這當兒,只聽見樹葉相擦的悉索之聲,他就把蓋揭起。瞧罷!裏面有了一棵小小的植物了。他就灌上了一些水,把牠的葉子整理了一下,仍舊如法泡製地做起來。他每次揭開籃蓋,樹總是長大了一些。我所看見的最有精彩的末一幕就是樹到約摸兩尺高的時候會生出許多樹葉和兩隻細小的尚未成熟的芒果來。

我的解釋會使那些以為真正純粹的魔術是構成這套芒果樹把戲的人們大大地減少他們的信仰心來。

把鬆碎的乾土做成一個泥墩是一椿必要的事,因



莎·麥霍曼達所表演的芒果樹的初步

爲否則一回回插入去的樹枝就不能豎直了。

表演到上面所講的‘A’的一點，當表演者移開籃蓋的時候，他連同那塊布一起拾起來的是一個置在他的身邊的小包，裏面藏着一枝生着兩三片樹葉的芒果樹的枝條。在重復蓋上的籃蓋的遮蔽的下面，他把包解開，拿出枝條，把牠插進泥堆裏去，往下塞得很爲結實，使牠可以直立着，看來宛如天生的一樣。他奏過一會樂，移開籃蓋，一塊包裹枝條的破布也隨之借去了。他把蓋放在地上，這樣便把那塊破布移開了。當他的觀衆正在驚異着那根變出來的枝條的時候，他就拾起了另外一個較大一些的包，裏面藏着一枝比較方纔的大一些的芒果樹枝。他重把籃蓋蓋上，在牠的遮蔽之下解開包來，拿出樹枝，附加到已經在泥堆裏的那根枝條上去，復將泥土壓緊，使樹枝不會傾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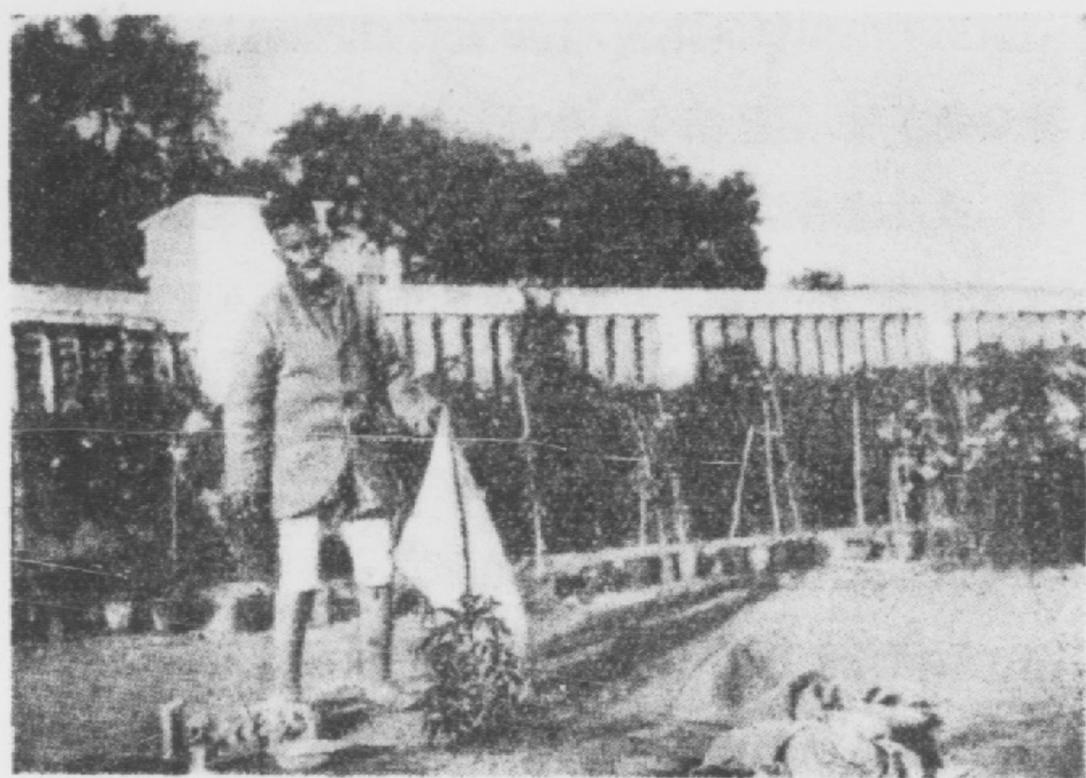
終於他用同樣的方法種出一枝生着兩隻芒果的樹枝來。要變出成熟的果子也未嘗不可，因爲變法是完全相同，不過要變出成熟的果子來須要視變這套把戲的時候是否是適當其令纔可以說定。

當戲法演完之後的必要的手續——錢的徵集——也完畢了，嘉度華拉就把樹枝，泥土，等物掃成零亂的一堆，這樣可以使觀眾辨別不出芒果樹的有否樹根來了。

有時候，變把戲的不用籃蓋，却用三根竹竿紮成的一個三腳架模樣的東西，上面蓋着布，他就在下面施行神秘的手腕。這是高士·革曼達的方式。

或許讀者諸君中會有很多人說下面的說話不能算爲這套把戲的解釋。我所要說的就是今後他們看見芒果樹把戲表演的時候不妨拿出這本小冊子來和牠的進行的程序來對照一下，那末我深信他們自然會承認我這真正而又唯一的解釋爲不誣了。

假使他們還是不信，或者甚而致於深信這套把戲是真正魔術所構成的，那末不妨請他們懸賞無量數的金錢給無論誰，只要他能夠在一月或者二月裏在印度表演這套芒果樹的把戲，不過樹上要有已熟或者未熟的果子。就我所知，芒果樹在這兩個月頭裏是不結果實的，所以懸賞的金錢怎麼也不會喪失。



芒果樹電術的終局

現在我們既然知道這套戲法的解釋了，那末這樣一套平淡的粗製濫造的把戲竟然會倖得這們的好譽豈不要使讀者們認為詫異的事麼？我也祇能夠把這件事的成因歸類到像我們的蘇格蘭的回教朋友馬富生那樣人們的身上去，他們起初則「信口開河」，漫無節制，日久之後，連到他們自己也相信他們的「信口開河」為確有的事實起來了！

第八章 魔 筐

當我們在討論芒果樹那套把戲的時候，我不免譽議了我們的朋友馬富生的不真實。在這裏我來肯定地說一句罷，雖然我在上文裏敘述的那套把戲是在一隻駛往外洋去的船裏的吸烟室裏逐字逐字地講給我聽的，可是，以我所知，這樣的人是沒有的。還有一部分人竟其說他們在開赴澳洲的一隻輪船中眼見過這棵樹在甲板上不用泥土長大起來。我對於芒果樹把戲的有這樣見解真屬無從評議。有很多人把看見過的戲法講給我聽，而且問我怎樣變法，可是有幾套是絕對不能解釋的。他們說得太神奇了，我深信他們的戲法是從來沒曾表演過的，而且也是一定不能變的呵。

這些敘述給我聽的把戲大都是一種純粹而又簡單的活潑的想像的結果。我現在舉個例證出來。我所要講的是在好久之前在加爾客太所遇到的事。我在一處公共地方表演一套彈子的戲法，在這套戲法之中，我的手裏每一次所有的球至多不過兩個。在表演的全程中，我所用的球也不過一個紅的，兩個白的，和兩個較小的白球。總數是五個。在表演終了之後，我正在沾得一醉的當兒，忽然有一個完全不相識的人走來問我可曾看見過「表演這套把戲的那個漢子」。我誠實地回答他說「沒有」。他真是一個怪物哩。那個陌生人說，「他穿着禮服，裸出了兩隻手臂（我是從來不曾裸出手臂的），會在戲臺上變出全副的普爾球來，而且各個球的顏色都是不同的」。這幾句話是在我的戲法表演完畢後的五分鐘之內和我講的，致於我所用的五個球却又被他誇張到十六七個的數目了。致於比賽普爾球時所用的球數，我可記不得了。

法國的警察界有句很真實的說話。他們說兩個未經訓練過的人不能夠正確地詳敘出在一小時以前互見

的一場活劇來。我知道我們的全印度的審判官也能夠證明此說的爲不誣。讀者諸君中的無論誰只要和他的朋友們試驗一下子也可以很容易地把牠證明出來了。正就因爲人們不能正確地敘述出一件互相目睹的事實，以致助長了變把戲的欺騙他的觀衆的本領。也正就因爲這「不能」，不幸產生了遠處魔術家的有神奇的表演的本領的謠言來，尤其著名的是那套繩子的魔術，這是我在後面還要述及的。這種謠言和傳說却是被那些因爲喜歡作誇張的行爲因此就發誓說他們曾經眼見過這樣，那樣，和其他各樣，不外乎要想做他們的驚訝的聽衆的中心人物的人們所製造出來的。

一套最脛炙人口的戲法是筐的魔術了，在我的眼光中看來，牠可以算得是印度嘉度華拉的一套傑作。這套戲法是出奇的詭詐，而且往往表演得非常出色。

地上置着一隻完好的筐，看來是完全空的，沒有機關，沒有假底，也沒有任何機械的作用。表演者在和他的助手，是一個小孩子，裝作得很像地鬥了一會嘴之後，就叫他走入筐裏去。小孩子依話走進去了，可是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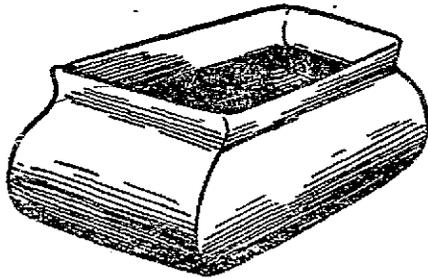
太小，至多只能容納他的兩隻屈轉了的脚和腿。嘉度華拉把小孩子的頭向前推去，只剩兩隻肩膀和一個背心可以看見。於是把一塊堅厚的布覆到一半在筐子的裏面一半在筐子的外面的小孩子的身上去，再把筐蓋頂在一切的頂上。又是一陣小小的鬥嘴，嘉度華拉就舉起了一根巨杖對準着筐狠命地一擊。巨杖落處，蓋頭就落到筐的頂上，結果是一陣可怖的靜默，

嘉度華拉知道他已經打死了他的助手了，假使他是一個長於表演的能手，他還要適如其分地痛悼一場他的命運。他於是決意把孩屍移開去，在某種情形之下，還要把孩屍還陽轉來。因為要給人家知道「邊」上的一曲有使小孩子的屍體隱去之功，他於是揭開筐蓋，先舉一足，再舉一足，踏上蓋在筐上的布上，向着底下壓去。筐裏面甚麼都沒有了！

因為再要證明筐是空着的了，他就把蓋蓋上，蓋的中間有一個孔，由這裏插入一把刀去，向四面繞着。有時候他從側裏插進去。筐裏是沒有什麼的了。孩屍是不見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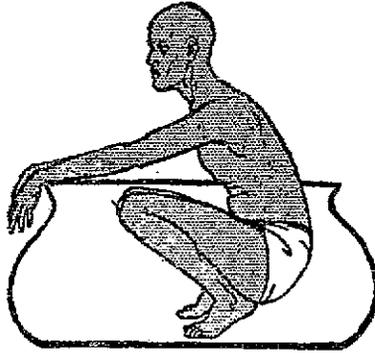
戲法演到這裏告了一個結束，雖然有時候表演者還要命小孩子從花園的盡頭，或者別處，重復出現出來。

收齊了錢，嘉度華拉就把那隻筐和另外一隻變把戲用的筐繫住在一根杠棒上挑着就走，走入距離最近的一間平屋裏去了。這套戲法究竟怎樣變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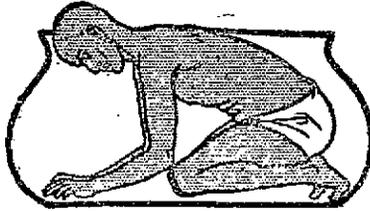


我們最先應當仔細地注意的就是那隻筐的形式。筐是長方形的，約模有兩尺高，四面突出，所以筐底大過筐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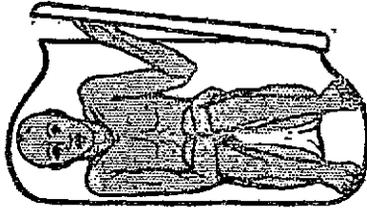
小孩子跨進筐裏，把兩隻腳都放進了坐了下來之後，他在裏面的姿勢是這樣：



表演者把小孩子的頭向前推去，小孩子的姿勢變成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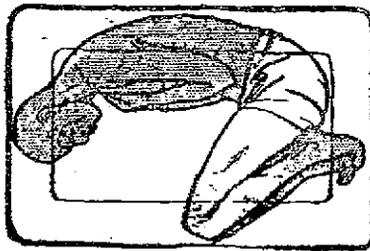


於是就用一塊布覆上去，把小孩子和筐完全蓋沒。當蓋頭放到頂上門嘴還在繼續着的時候，小孩子換了這樣的一個姿勢，用一隻手把筐蓋頂起。



筐蓋被小孩子這樣頂着，可以使觀衆們想他的起初的姿勢還是沒有變動。

假使有人去把布揭開，向筐裏看去，他就可以看到小孩子是這樣地躺着了。



表演者現在把小孩子在巨杖擊落時任牠落到適當的地位的那個筐蓋揭去，而且，因為要給人家相信筐是已經空着的了，他就跨進筐裏，把兩隻腳放在小孩子的身體和屈攏着的腿的中間，然後坐在他的身上，在這當兒，他把布往下推去，讓牠緊貼在小孩子的身上。

他於是又走了出來，重復把筐蓋蓋上，從蓋上的一個孔裏插進一把刀去向着四面繞動着。若不是表演者在坐在筐裏的時候順手向下推去現在緊貼在小孩子的身上的那塊布的緊厚，刀早已把小孩子戳傷了。而且刀也不是十分銳利的。

把刀抽了出來，再從旁邊插入，在小孩子的身體的上面向繞動着。

筐是毫無疑義地空着的了。

假使讀者中有懷疑這解釋的；那末不妨懸一個二千羅比的賞格給嘉度華拉，要他允許在表演中的這個時期在三十碼距離以外用一枝十二口徑的鎗對着那隻空筐放牠一顆第八號的子彈。嘉度華拉終是一定不肯接受這懸賞的，除非他看得小孩子的生命輕於二千個

羅比，或者他有可以逃出殺人罪的法網的好機會。我曾經懸賞過兩次，可是賞金還是安然無恙。

這套把戲的收場有兩種方式。我們只要一看見那隻筐就可以知道收場是屬於那一種了。假使筐的底下有兩根始終附着的繩子繞着，那末小孩子一定是從花園的盡頭復現出來。理由是在於小孩子——他是筐裏的那個的贖鼎——復現之後，那兩個筐上的始終附着的繩子可以用來穿在杠上，帶着仍舊在裏面的已經遁了形的小孩子，挑了就走。當嘉度華拉已經經過了一個街角之後，筐裏的小助手就走了出來，而喬裝他的那個贖鼎也就跑了一程迂曲的路，走入近處的一座園廬裏去，預備在下一表演終場的時候再重現出來。

假使筐上沒有繩子附着，那末在表演終場的時候，魔術家便要哀哀地懇求他的天神再從筐的深處恢復他的小孩子來。在這種例子裏，表演者是不預備頂替的，而且，假使表演得好，這套戲法可以和另外一套一樣的靈妙，尾場的一剎那更會見得精彩哩。

第九章 印度的大繩技

我們現在已經把印度嘉度華拉所有的一般的表演都講過了，對於他的把戲的如何變法我相信也已經得到了一部分的印象了。就我所知，雖然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把這些解釋詳細地公布出來，我却不願意有人責備我是想剝奪這些苦人的生計，因為這遠不是我的本意呵。其實，雖然讀過了這本書的人們對於他所變的把戲已經得到了一個大概的觀念，可是會摹倣這些把戲的人們還是居於少數的。致於真正感到興趣的人們呢，他們也許會在下一次看見嘉度華拉經過的時候叫他來表演，想在表演戲法的過程中和我的解釋來核對。我誠意地希望事情會得這樣，因為我至少可以使嘉度華拉

得到一個良好的轉機。

這句話是確實的，魔術家自有魔術家的人格的法紀——不過對於這種欺騙的人們是談不到的吧。他們對於各人所獨有的把戲是不肯互相洩漏的。譬如說，假定A君發明了一套新的魔術，他拿來表演給一位藝術也是已臻爐火純青之候的B君看。縱然B君識得這套魔術的關鍵，可是假使他就此把牠來洩漏或者未得A君的許可就拿這套魔術來表演，那都是不合法的。這是魔術團裏團員們的一種牢不可破的法紀，也可以適用於，或者實行於，不是屬於團裏的魔術家的。

雖然，把已經表演過了幾百年到現在差不多已經成爲公衆人所有的把戲來解釋一下倒是無傷大雅的。這種戲法似乎是已經失去了牠們的專利權了。就我個人而論，我對於把我自己所有而爲一般平庸的人們所絕對不能倣效的把戲來加以說明是並不介意的。

我把我們的嘉度華拉所會表演的一般把戲都講完了，可是我知道人們一定要互相問道，「是可是了，不過那套繩技又怎樣呢？他不會解釋這套戲法，所以把印度

魔術中的最著名的這一套避去不提了。

爲着要替自己辯護，我就把這套繩技大魔術敘述出來。我所講的是照着人家所講給我聽的。

在一家私人的園廬裏，表演者把一根普通的繩子的一頭向着空中擲去。由於一種不可思議的方法，繩頭會停住在半空中，可是又看不見有甚麼支住牠的東西來，於是那個做助手的小孩子就攀登到繩子的最高點上去，在那裏，過了一會。他已經墮去無蹤了。表演者於是拿出一把狹長的刀來，向着空中揮舞着，只見小孩子的被斫斷了的兩隻手和兩隻腳，最後他的頭和軀幹等物都一樣一樣地跌落下來，繩腳邊的地上頃刻間已經堆上了一大堆的鮮血。表演者就念起咒語，把這些肢解下來的東西恢復到原來的地位，小孩子站起身來，飄然地走開去了，這慘毒的酷刑顯然是沒有損傷他的毫末。

這套魔術最初是被一個叫做伊本·白都泰的阿拉伯人用文字所傳述出來的。在一三六八年，這個人曾經遊過世界各國（這日期我不能確定地記得了）。他把

這套魔術敘述得毛骨聳然，可怕煞人，並且在結尾說「以致我們不得不再痛飲一場」。請注意「再飲一場」這句話，我以為「這小小的再飲一場」真是一切壞處的根源哩。

傳道的教士們時常談起過他們曾經看見過這套魔術的表演，雖然他們並未提及表演這套魔術的那個奇人的姓名或住址。

雖然我在近二十三年裏曾經很高興地想走遍印度的全境，急欲一窺這套戲法的究竟，可是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遇到過一個會確定地告訴我說他是曾經親眼看見過這套魔術的人。不過對於這個說法，倒不是沒有一個例外，他是哥卡隊裏的音樂隊隊長，我想他是想欺瞞我吧。

我曾經遇到過很多很多只是他們的親外的親曾經看見過這套魔術的人們，若是要求一個自身被這套魔術所欺騙的人，則至今而還不可得哩。

我曾經懸過一個奉贈他一年餉銀的賞格給我所遇到的每一個印度兵，只要他曾經親眼看見過這套魔術，

而且能夠給我表演者的姓氏和住址，可是到現在還不見有人來接受。

著名的魔術家曾經走遍印度，想和表演這套魔術的人們接觸一下，可是他們的跋涉也是終歸徒然。曾經有懸過鉅賞給這樣的一個會，更大的賞金給這套魔術的表演。只求一度的表演，不需解釋秘密。可是至今還不見有人來領賞。已故的查利·勃脫倫君，他是著名的魔術家，曾經兩度走遍過印度的全境，可是依然看不到這套魔術，只得懷着失望返到英國。

在一九一八年，副領事霍摩斯君在倫敦，艦隊街，安特登旅館的魔術團裏給團員們演講關於這套魔術的想像，當時各大報館的新聞記者也全體列席。他取出一張快鏡照相，相片上好像是一個人在那那或者牠的郊外溝渠地方表演着繩技。他說雖然小孩子攀登到他（霍摩斯）想是繩子那麼的一條東西上去，可是他並不在頂上隱滅，也並沒有肢解和瀉血等等令人厭惡的表演。然後用有力的擴大鏡來細察這張照片，則發見那根推測為繩子的東西上有一個個很顯明的和竹竿上所有的一

樣的節，這種竹竿就是日本的變把戲的用來頂在下巴上給一個小孩子爬到頂上所用的。這套把戲已經有不少人在倫敦的音樂廳裏看見過了好多次了。在演講的時候，霍摩斯君說他並沒看見這個人把繩子擲向空中去，因為他到得遲了，恰巧攝着一張小孩子在空中的照相。

對於這套神祕的魔術的如何表演倒不時有很多的解释。其中最足逗人回味的却是在上面所述的大會裏所講的一段話。就我的記憶力所及，這段話的大意是這樣：

「這套魔術是在一天之中的熱度最高的時候表演的，當時炎陽高懸，咄咄逼人。表演者叫他的觀眾們坐在一座洋臺裏，面向着太陽的最強烈的閃光。於是把繩子向着空中擲去，小孩子就攀登到牠的最高的頂上。轟地鎗聲一響，小孩子就隱滅無蹤，可是會在那間屋子或者花園的另一邊復現出來。

「解釋是簡單的，當觀眾們聽到鎗聲心裏覺得一怔的時候，小孩子就從繩子上跳到洋臺的頂上，從道上爬

過去，由屋子的另一面爬下來，就這樣重復現形了」。

我對於這解釋不以任何批評。這也是不值得予以批評的吧。

「這是催眠術所使然的」。這句無謂的論調我在討論到繩子的魔術的時候已經聽見過不知多少次數了。可是有使我大惑不解者在。既然這套魔術可以用催眠術來演成，那末爲甚麼這神奇的催眠術師僅僅限制他的不可思議的技能於使人們相信他們祇看見一個小孩子爬上一根繩子上去呢？

他爲甚麼不使人家相信他是有超自然能力的甘地和阿立兩個人的合而爲一體的化身呢(阿立是「天方夜談」東方神話裏的人物，他本來是一個窮人，後來得到了開發盜竊的祕訣，取得很多財帛，因而致富的——譯者)？他既然爲謀生而表演這套魔術，那末他爲甚麼不使人們看他像巴拿度醫生般的爲着慈善事業而請求佈施那樣呢？他的本領果然是沒有止境的了，可是他又爲甚麼僅僅注力於那套怪諱的繩子和小孩子爬上去的把戲呢？

“Tum tua res agito paries cum proximus ardet”
我不懂得這句拉丁文的引用成語是怎解，不過我想把牠這樣來解釋，「你想這不是倒糟了麼」？

不妨問一下醫生們和心靈學家關於可以為這套魔術辯解的催眠術或者其他同類的學說的作何解釋。我知道催眠術師會暗示一個人使他感覺到他的手指暫時變成僵硬起來。當感應終了的時候，被施術者能夠記得他是被動而使然的。不過要暗示到一個人看見繩子擲入空中那類的東西，他一定是已經受到了很大的感應，在醒來的時候，他是完全不能記得在催眠術狀態中所看見的東西的。那末他怎會說出他所看見的東西呢？

有人說，這套魔術的照相是照到的，不過在沖洗的時候，乾片就會變成一張空白。我早就說過了，假使一個人受了催眠術的充分的暗示以致幻覺到看見一套魔術的表演。在這樣的感應之下，他一定不能記得在感應中所看見的或者所做過的事物了。那末他怎會知道他曾經攝得一張照片呢？或者是旁人攝的呢？或者記得關於這事的一切情形呢？

我希望上面的理論可以推翻催眠術的力量就是構成這神話的辯解。這種辯解我以為是過於謬諄的，可是會有很多人深信牠，這豈不是怪事麼？

講到攝影的問題，雖然歐美的魔術家歷年以來無時不想和這套魔術發生接觸，雖然無遠不屆的柯達攝影機流行了至少已經有三十年的久長，可是至今還沒有產出一張攝到這套魔術的任何一部分的照相或快片。假使誰有這樣一張快片願意出讓，可由我的出版者轉知我，我預備收買牠的乾片或者軟片，就是照片的副張也使得，代價是確實不菲的。

總括的說一句，我可以斷定這套魔術是從來不會在戶外表演過的。就是說擲向空中的繩子並未在那裏停留，也沒有甚麼小孩子攀登上去，就說他攀登上去，也並沒有隱滅，隱滅之後，也沒有一塊一塊地混着血掉下來。

我還要確定地說上述的或者和上述相似的那套魔術是沒有人看見過的。沒有一個人能夠出來給你一個這種表演的相近的日期，地點，以及表演者和他的助

手，或者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看見這套魔術的其他兩個人的姓名和住址。

我但願確有這樣的人，那末我們和印度人的繩技可以得到一種接觸，而伊本·白都泰的名譽也可以擁護起來了。

無論誰，能夠在露天表演這套繩技給我看，我預備酬他五千個羅比(三百鎊)。只要把這套魔術特地爲了我在我的面前表演起來，我就把這筆錢送給他。

表演的魔術一定要和伊本·白都泰所講的相同，而且在未曾領取賞金之前，一定要有一個成功的結局。表演的地點由我自己擇定，或者在印度，或者在英國。

這個懸賞的有效期限定爲五年，從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起。

我的通訊地點是：倫敦，艦隊街，安特頓旅館，魔術團，勃倫森少佐。

第十章 蛇和鱷魚

我在僑印二十三年中所看到的一套最好的把戲是一套特地爲我表演的而且我看了兩遍之後纔識破牠的奧妙的把戲。

當時我們是在離開孟買不遠一個駐防所裏的我們自己的花園裏，我們都坐在一塊我們認爲足以自豪的綠草如茵的小草地上進着茶點。我們忽然聽到一陣游碼頭的嘉度華拉的歌聲，我就循着向例把他叫了進來，向他有否新穎的表演，我要看一套真正出奇的把戲。

「是的，薩海倍」(薩海倍是印度人對歐洲人的尊稱——譯者)，他回答說，「我有真正的好把戲，薩海倍們

看見的還不多呢。]

「什麼把戲？」我被他的誠懇的態度充分地奮興起來了，一方面也希望着我終于還有機會可以窺見一幕足符東方魔術家所霸持着的虛偽的聲譽的東方的神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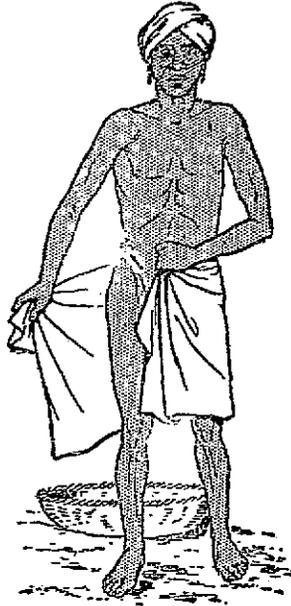
「這是一套幾條蛇和一條鱷魚的把戲」，我們的朋友說，「假使薩海倍肯和孟薩海倍（印度人稱呼歐洲的已嫁的婦女叫做孟薩海倍——譯者）一同坐下來，再叫一個衛士，那末我就把這套戲法表演起來」。我們一會兒依着他的話做好了。我們坐下之後，就叫我們的衛士阿貝·拿萊港特。

看見他從他的居處走出來了，嘉度華拉就把他自己的衣服脫得精光，只剩了一條腰布。等到衛士走到了的時候，嘉度華拉也叫他把小衫脫去，像他自己一樣的脫得只剩了一條腰布。嘉度華拉於是拿了一些乾泥，叫我們的衛士捧在兩隻手裏，托在胸前。他於是高視闊步地繞着衛士走了兩三個圈兒，算是劃出了一條想像中的界線。接着他叫我們注意到他的身上的一些沒有藏



把泥堆在助手的手裏

着什麼。關於他的裸出着的胸,臂,和腰的部分,我們能夠看到他的說話是實在的,可是因為他還要證明給我們知道他的腰布裏也是沒有藏着什麼,他就把他的兩隻精赤裸裸的大腿分做兩次揭開給我們看,原因是爲



表演者揭示他的身上沒有藏着什麼

避免窺竊。鎮壓住了我們的緘顏，我們對於他的那條腰布的在當時是他的唯一的所有物這一層也覺得滿意了。他重複唱着他的歌，繼續不停地繞着我們的衛士打轉，逐漸逐漸地走近他的身邊。他驀地打了一個蹲勢，



蛇和鱷魚出現的一剎那

跑向衛士的兩隻展開着的手邊，猛然地擊了一下，以致衛士把被擊分開兩隻手縮了回來，散落到地上的泥就揚起了一小團的飛塵。一會兒飛塵消散了，在嘉度華拉腳邊的地上，發現出三條蛇來，就中的兩條是眼鏡蛇，另外還有一條鱷魚，算是使我們意外地詫異了！我們的

衛士一看見了這些不可親近的東西在他的腳邊捩扭着，拔出腳來就逃向安全的處所去了。嘉度華拉捉起了這些爬行的動物，向着他的蛇籃裏投去。我就把他拉到一邊，要他說出這套把戲的祕奧。

「哈！哈！薩海倍」，他說，「我終於把你所不知道的東西表演給你看過了。我暫且不告訴你怎樣變法，不過下星期裏我還要來這裏特地再表演一次給你們看」。

我同意了，在照例的賞金和額外的一些小費到得他的手裏之後，我們的朋友就沿着大道走開市廛去了。

在次一個星期中，他傳話過來說他在指定的某一天會來，假使我邀得到幾個朋友，他肯把戲法重新表演起來。朋友愈多，賞錢愈好看呵！

我邀集了幾個朋友正在進着茶點的時候，魔術家按着時候到了。他和我們的僕役長兩個人再表演起這套把戲來，結果還是同樣的出奇。

這回可被我看出祕密來了。我把我所得到的印象告訴嘉度華拉，幸喜他證實我所說的話為不錯。

這是無庸置疑的，兩個自願的助手是不會和他有

甚感卑鄙的行爲的。

戲法的祕訣是在這裏。一隻口向着下的袋繫住在圍在魔術家的腰間的一條線上，所以袋就位在他的膝間了。在這袋裏藏着的是三條蛇和一條鱷魚。袋口是用一條線縫着的，在未把線遽然地拉斷，袋裏的蠕動着的蛇沒有奪破袋口跌到地上之前，袋口當然是這樣縫着不動的。致於魔術家所擺出的蹲勢的用意，是要使他自己的兩隻腳可以直跨在衛士的手下的地上，泥土落到地上的飛揚是所以要阻止我們看出蛇從腰布下面跌到地上的一剎那間的祕密。不消說得，那兩條眼鏡蛇的牙齒是早已被拔去的，第三條蛇是沒有害處的，小鱷魚是太幼稚了，不會加害於人的，雖然這四個參預者都會像蒸汽小引擎似的噝噝地嘯着。

我已經說過的了，這套戲法可以說是我在印度時候所看見的最佳的一套。就魔術家的藝術的觀點而言，牠的妙處是在於袋的隱藏是托庇在表演者的顧全羞恥之下，所以，除非用理智去推解，或者留心窺視着他的動作，這套戲法是不易被人家識破的。

第十一章 神話及其他

這本小冊子是一本討論印度魔術的專集。除掉一篇關於印度的大繩技的幻想的論文之外，其餘所敘的都是限於我們自己所目睹的，也是一般印度的魔術家大家所共有的把戲，雖然，假使不旁及一二則膾炙人口的神話來湊一回趣，好像不無有些缺憾吧。

麥斯吉林和禰範脫二氏時常表演一套很靈巧的幻術叫做「新的小廝」。把一個小廝用繩子縛住了豎直着放進一隻大小適合他的身體的櫥裏去。表演者於是拿出一個偶人——是小廝的小模型——並且加以說明道凡事施之於偶人身上的也會影響到櫥裏的小僮的身上。因為要證明他所言的為不誣，他把偶人顛倒了轉

來，算是神妙不可究詰，櫥門開時，只見裏面的小廝也是顛倒豎着了，原來的繩結和封條一點也未經觸動！這個實驗，照表演者的巧妙的說法，是根據一種流傳的觀念，就是某幾個印度的魔術家會把他們所要加以毒害的人做成一個偶人，凡事施之於偶人身上的而會臨到不論遠隔在何處的這個不幸的人的身上去，而且發生的時間也是相同。幸喜我至今還沒有看見或者聽到這神話的證實。

某次，有一個軍醫知道我是熱心於魔術的，他走來告訴我說他是在醫治一個滿身蒙着創痛的白癡女孩子。據街巷上一般的推測，都是說有人在用這偶人的方法施「嘉度」於她。承他允許我和他一同去看這個女孩子，可是，因為是一個不會看慣恐怖景象的平常的凡人，我一看見她的形狀就覺得震撼起來了。她的臉頰，手臂，和額上，都有極危害的潰裂開的創口。她的確是一個獸子。她的父親堅信是「嘉度」的作祟，沒有其他。後來我們探知她的白癡的病根是起因於她在襁褓中時候的跌了一交。因為要確定這些創傷的從何處得來，軍

醫就把她遷住到國家醫院裏去，在那裏，經過了若干天之後，創口服從醫治了，終於完全痊愈了。顯然的「嘉度」不再作祟了。可是，在回到她祖代遺下的草屋裏之後，這些創口又出現了。我於是徵得了軍醫和她的父母的同意，僱了一個可靠的侍役伺察她的行動。不出三天之中，我就得到後面的報告。在先一天的晚上，當時女孩子以爲沒有人看守着她，她便走到一個隱蔽的處所拿出一樣東西向着臉上擦了三四過。他看她把這東西放到原處，後來把牠尋到了。他就拿着這東西來報告我們。這東西顯然是一個硬壳果，是印度的洗衣服人用來劃在交給他們洗濯的衣服上做記號的，這些衣服可以說是交託給他們去弄壞的。在印度洗衣服人所交還的每件衣服的角上總是有一個棕色的小記號，在和英國的洗衣作裏所用的針縫的記號用來辨認物件的主人同一的作用。這種硬壳我相信就是「阿利加果」用來施之於人的肌膚上就會潰成瘡毒。這個可憐的女孩子所患的病是一種「自毀面容」的癩好，是患白癡的人們所常有的事。

因為女孩子的父母還不肯深信不是「嘉度」的作祟，我們又把她移到醫院裏去，她的可怖的創傷又治愈了。

就我個人所知道的這樣的「嘉度」的作祟只有這們的一個例子。

市上的居民相信還有一種方式的「嘉度」。假使一個心地惡毒的人和人家生了怨恨，他使用番茄葉，卷心菜，或者別種同類的草本，紮成一個花球，在牠的上面撒上一些食鹽和綠粉，把牠放在要他遭殃到一足年的那個人的門旁去，放得愈近愈好！真的我們有一次也有這樣的一個花球光臨到我們的園廬裏來了，而不久之後：

- (一) 我們的園丁的妻子死於生產。
 - (二) 我的妻子患了乾草熱病。
 - (三) 我的代理人在未收到殷實的分期交款之前，不允再應付我的支票。
 - (四) 我們又得到命令調往別處去駐防。
- 上述的第二，第三，第四，三項，是常有的事。我們

並不認定是花球的作祟所致。不過園丁確深信這是促成他的妻子死於生產的主因，因為她從前達到生產都是平安無事的。我對於本章的結尾是沒有釋義，不過將事情的經過貢諸大眾，讓讀者們自己去識別在已經得到了這們的有力的證據之後，對於這種稗史野乘還有置信的可能否吧。

■ 精 裝 厚 本 ■

△ ≡ [化] ≡ [學] ≡ [魔] ≡ [術] ≡ ▽

■ 定 價 五 元 ■

一些沒有魔術經驗的人們要想在於片刻之間，可以登臺表演，可以酬應親朋，搖旗吶喊，大唱凱旋之歌，怕沒有這種容易的事吧。可是，理想和事實往往是相反的，只消一讀這本化學魔術，包管你在五分鐘內就可以成功一個萬能的魔術家了。

著者英國著名魔術大家立壁氏，利用化學的不可思議的作用來編成這部速成魔術家的名著。全書計分七大類，包容大小魔術的一百七十餘套，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套套都是實驗成功之作。不需手法，不用過門，祇消預備些微化學藥品，即可隨時隨地，演出各種駭人聽聞驚心動魄的大魔術來。不論舞臺表演，私人聯歡，都屬富麗堂皇，無以復加。卷首有世界著名魔術家綏司頓氏序文一篇，錦上添花，相得益彰。卷末附有表演各種魔術時所用的道白一章，措詞得體，亦莊亦諧，足資借鏡。



精裝一本

定價三元

誰都知道印度是一個拜神的國家，神祕的色彩是非常濃厚的。印度人的神祕派的魔術是全世界的三大派的魔術之一，所以，當然也是值得我們研究和注意的。

本書是一部專論印度魔術的空前的著作。原著者英國陸軍少將勃倫森氏，是軍人也是魔術專家，他把僑印二十三年訓練印度軍隊時期中所努力得來的全部大小印度魔術下了一番有系統的整理的功夫，著為是書。說理透闢，圖解豐富。出版以來，轟動各國，認為魔術界中獨樹一幟的絕作。舉凡印度魔術中的各種祕奧，無不懇切指出，盡情揭穿。無論有否魔術經驗，一讀本書，即可自由表演，不感些微困難，而且設備不繁，俯拾即是，尤為熱帶風魔術的特長。卷首冠有『比較』一章，將歐美，中國，印度，三大派的魔術的優劣，以極公正的態度和獨到的眼光，予以正確的批評。措詞雋永，耐人尋味，尤為難能可貴，書末殿以『神話和一般』一章，將拜神國裏人們的怪誕，荒謬，揭露殆盡，讀之如聞鬼泣神號，可怕煞人，誠為有魔術興趣和留心印度文化者必讀之書。

流行魔術

最近上海等埠流行的魔術
現代歐美各國流行的魔術

把內幕充分解剖說明
一切製造法及表演法

精裝厚本

!!!

每集五元

對於歐美的和中國的最流行和最通俗的各種魔術想有多方面的接觸，對於各套魔術裏所用的器具想不假人手，自己去製作，那末要推本書為最懇切的導師了。

本書共分若干集。陸續出版，每集中計包容大小魔術一百套，取材精審，包羅萬有，都是饒有意識耐人尋味之作。對於每套魔術中的手法，過門，和所需的魔具的製造法等均有極詳細的指導和說明。特點頗多，不勝縷舉，允稱魔術的寶庫，造具的神工，愛好魔術者手此一編，可以取用不竭，不憚斷絕後應。不論在舞臺上，朋友間按法表演，均可應付有餘，大獻身手，被譽為多才多藝的魔術家。書中插圖豐富，清晰異常。

歐美 名家 魔術

歐美魔術家個人精構

一人一集

每集定價三元

埃及是魔術的搖籃，這句話是誰也不能加以否認的。可是，因為他們的墨守舊法，拘泥不化，不知道利用聲光電化，不知道怎樣去發揚光大，所以，到現在，執魔術界的牛耳者，足以及在魔術界裏稱雄者，誰也知道是歐美的魔術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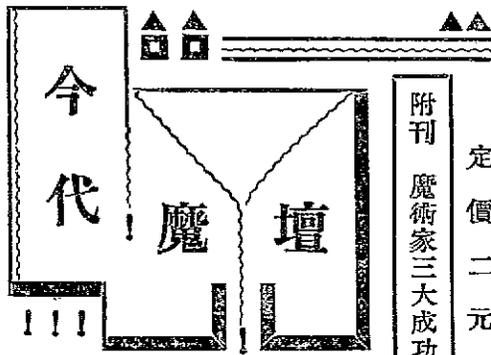
歐美名家魔術是把歐美各國的每一個曾經有過驚人的傑作而且曾經博得世界的稱譽的大魔術家所有的絕技，加以整理，予以系統，總成專集。書中除將各該魔術名家所發明的各種大小套魔術的手法，過門，秘訣，機關，特長，等等予以極誠懇和極精細的說明使讀者可以一目了然恍然大悟外，對於各該魔術名家的歷史和軼事也均有饒有趣味的描寫和記載。不論職業魔術家或業餘魔術家讀之，都可以提高表演技能，蛻化新的創作，確是一把開發名家魔術庫藏的寶鑰。

催眠術化的 魔術

精裝一本 ☆ 定價四元

這是一種最神祕最令人不可捉摸的魔術，每次演來，無不萬人空巷，巔倒衆生。在觀者看來，確是神出鬼沒，莫可究詰，不禁搖頭吐舌，嘆爲觀止；其實，在表演者的心中，正在納罕觀者的被其欺瞞受其播弄哩。

簡單的說一句，催眠術化的魔術，是以魔術爲基本，以催眠術爲號召；是借仗催眠術的權威，蛻化出來的一種別開生面的超絕幻術。方法簡單，表演極易，可是成績偉大，匪夷所思。其中如千里眼，傳心術，騰空，靈手，催眠的手杖，催眠的口笛，李代桃僵，以及各種滑稽的錯覺等等，亦莊嚴，亦詼諧，演來真是頭頭是道，妙緒環生，肖真把超自然的神祕盡量發揮，把天演的公例打掃殆盡。附照相銅版多幅，清晰非凡，確爲愛好催眠術化的魔術的同志們的不二的南鍼。



定價 二元

附刊 魔術家三大成功秘訣

魔術的勢炎在極度的膨脹，
魔壇的驕子在蓬勃的產生，我們，
為魔術的藝術而奮鬥而革命的我們，便非把那
藝術之宮的世界魔壇的內幕揭開，觀察牠一個
仔細不可。

在本書裏，我們可以看到那當代魔壇的趨勢，我們也可以認識那世界聞名的大魔術家的為人。對於他們各個人的個性，特長，成名的由來，等等，均有極忠直與極精細的描寫。書中附照相銅版十六幅，清晰非常，名貴難得。手此一冊，宛如置身在世界魔術大家的中間，沐受着他們的薰陶，也宛如在傾聽着從世界魔壇上所播送出來的最偉大的交響弦，會引起我們愛美與崇高的思想來。

書末附有美國魔壇領袖海萊。凱拉氏的遺著「魔術家的三大成功秘訣」一文。語語驚錫，獨具卓見。對於魔術家應具之心理學上的究研，更不厭求詳，再三叮嚀，名人名言，的是不凡。

飯	後	魔	藝
---	---	---	---



添	附	衣	袋	魔	術
---	---	---	---	---	---

◻ 精裝一本 定價四元 ◻

無論一舉手，一投足，在講究藝術的人做來，自然會風姿瀟灑，嫵雅宜人，好像在彈奏着富有波浪線的音樂似的會令聽者迴腸盪氣，適性怡情，在不知不覺中間，自然興起景仰，羨慕，和愛美的交錯的觀念來。

尋樂雖然是小道，牠的原理何嘗不是這樣！我們不單應當找求正當和高尙的娛樂，我們應當把牠加以藝術化，愛美化，簡潔化，使牠生氣蓬勃，趣味盎然，夠得上說一聲是摩登和新進的藝術。

有了這動機和觀念在先，我們纔費了許多量的心血和時日，產出這部完全藝術化的新作品。在這裏所收容下來的種種藝術化的小魔術都是些短小精悍，玲瓏透剔，深得歐美人士熱烈地歡迎的傑作；就中尤以『衣袋魔術』 Vest Pocket Magic) 一項為匠心獨運，最饒興味。舉凡日常生活中的小動作，^三一切零星平凡的小物件，都可以隨時隨地把牠充分地利用着，把牠演出意味深長富有藝術性的小玩意來。公餘飯後，取以消遣，固屬逸趣橫生，無以復加，聚家人於一室，隨便表演尤為融融洩洩，樂趣無窮，確是魔術藝園中的一朵綺麗的鮮花。



<table border="1" style="width: 100%;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tr> <td style="width: 50%; text-align: center;">每 — 套</td> <td style="width: 50%; text-align: center;">葉 — 套</td> </tr> </table> <hr/> <table style="width: 100%;"> <tr> <td style="width: 25%;">小小魔術級</td> <td style="width: 25%;">小魔術級</td> <td style="width: 25%;">大魔術級</td> <td style="width: 25%;">偉大魔術級</td> </tr> </table> <hr/> <table style="width: 100%;"> <tr> <td style="width: 50%;">分級</td> <td style="width: 50%;">定價</td> </tr> </table>	每 — 套	葉 — 套	小小魔術級	小魔術級	大魔術級	偉大魔術級	分級	定價	<div style="border: 2px solid black; padding: 10px; display: inline-block;"> <p style="font-size: 2em; margin: 0;">↑↑↑↑↑</p> <p style="font-size: 3em; margin: 0;">活葉</p> <p style="font-size: 4em; margin: 0;">魔術選</p> <p style="font-size: 2em; margin: 0;">↓↓↓↓↓</p> </div>	<table border="1" style="width: 100%;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tr> <td style="width: 50%; text-align: center;">活 — 活</td> <td style="width: 50%; text-align: center;">拆 — 釘</td> </tr> </table> <hr/> <table style="width: 100%;"> <tr> <td style="width: 25%;">每套一角</td> <td style="width: 25%;">每套二角</td> <td style="width: 25%;">每套三角</td> <td style="width: 25%;">每套四角</td> </tr> </table> <hr/> <table style="width: 100%;"> <tr> <td style="width: 50%;">各若干套</td> <td style="width: 50%;"></td> </tr> </table>	活 — 活	拆 — 釘	每套一角	每套二角	每套三角	每套四角	各若干套	
每 — 套	葉 — 套																	
小小魔術級	小魔術級	大魔術級	偉大魔術級															
分級	定價																	
活 — 活	拆 — 釘																	
每套一角	每套二角	每套三角	每套四角															
各若干套																		

我們已經編譯了不少的世界魔術名著和有價值的創作貢獻與魔術界的同志們研究和參考，對於擁護高尚藝術，提倡正當娛樂，總算已經盡了一部分的相當的責任。可是，因為我們時常接到各方同志們的來函，很熱誠地要求我們發行活葉魔術選，以便各擇所好，分別選購，既輕購者擔負，復睹精彩作品，經過了我們的鄭重的考慮之後，也深覺得這項提議是需要而切實的，活葉魔術選於是也隨着上述的提議而出世。

活葉魔術選是以每一套有價值的，有創作的，涵融歐美派，中國派，印度派；按小小魔術，小魔術，大魔術，偉大魔術四大別列示各種子目。包羅萬象，應有盡有，選材精當，格式美麗，插圖清晰名貴，尤為餘事。積至多種，可以裝訂成冊，非常便利。為求普及化起見，定價力求低廉，用以自習，固屬美無以加，購贈親友，更可備受歡迎。另備目錄，以供選購，函索即寄。

印度魔術 INDIAN CONJURING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出版

定價三元

特 告

本書有法定權益不許翻印
且不得抽取章節移刊轉載

原 著 者 英國陸軍少佐勃倫森
L. H. Branson

翻 譯 者 張 大 光
出版發行者 上海自然魔術社

【本社通訊式】

上海信箱五百號自然魔術社
The Natural Magic Society
P. O. Box 500
SHANGHAI

